

NEW FRONTIER

新外

新外大街19号

NEW FRONTIER

2025年5月第18期
校内报刊统一刊号：BNU-043

小徑 通向的 世界

倒带 | 游走于双重世界的z世代

视界 | “正态”边缘

清唱 | 不愿醒来的梦

波动 | 漫游在北京



时间永远分岔
通往无数的将来

、

博尔赫斯
《小径分岔的花园》



2025 5
总第十八期

新外大街 19 号总监
方增泉

监制
祁雪晶

主编
叶晨灏 陈如画（美编）

副主编
谭心瑶

2025 年 5 月 总第十八期
校内报刊统一刊号：BNU-043

记者：

武钰萍 陈锡睿 谭 越 尹 双 曾小诗 王芊君
叙 间 叶晨灏 谭心瑶 王泽欢 侯玉丽 毕 然
黄欣玥 郑婉清扬

编辑：

李纪凡 叶晨灏 谭心瑶 侯玉丽 温 馨 郑婉清扬

美编：

叶晨灏 谭心瑶 侯玉丽 温 馨 郑婉清扬 陈如画

出品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主办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瞭望融媒体工作室《新外大街 19 号》杂志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新外大街 19 号 小白楼学工办

电话

010-58803887

传真

010-58803888

邮箱

xwdj19@126.com

长期欢迎投稿，稿费从优

优先考虑非虚构写作和人物类稿件



北师大新传官微

北师大新传官网：<http://sjc.bnu.edu.cn>



瞭望新外 19 号

重建迷途的勇气

《新外大街 19 号》编辑部

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埋下一枚永恒的隐喻：当旅人站在岔路口，每一次驻足与转向都在缔造平行时空的无数可能。

这或许正是人类认知世界的终极困境——我们既渴望从纷繁庞杂中提炼出确定性的真理，又不可遏制地被未知的歧路诱惑。

真正辽阔的世界往往藏匿于被忽视的褶皱里。

人类文明史上所有伟大的探险，最初都始于对“正途”的叛离。徐霞客走出书斋时未曾携带罗盘，却在滇黔瘴疠之地写下地理学的觉醒；普鲁斯特用玛德琳蛋糕的气味凿穿记忆的书页，让意识流成为二十世纪最迷人的歧途。

今天，热搜榜单的众声喧嚣诱使我们抛去理性，回归情绪。当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试图将你我的生活纳入可量化的坐标，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建“迷途的勇气”。

小径通往的世界，我们看见选择本身即是宣言——它关乎我们如何丈量时间，如何定义生命的重量。

发刊的此刻，编辑部正在重读传播学专业的经典著作——李普曼所著的《舆论》。他提醒我们在亲情、爱情、友情甚至敌对关系中，警惕抽象得来的各种观点，“将对方当作一个个独特的个体去认识”。

当宏大叙事不断制造认知的眩晕，我们试图探索那些未被主流叙事埋没的隐秘小径，在信息洪流中打捞被忽视的草蛇灰线——成为中巴车司机的小镇女人，如何用坚韧和朴实与世界交手？一块粘在墙壁上的黑板、两张简易的木质长桌，如何拼凑起一座小城托举知识的力量？正态边缘之外，谁来读懂大学生群体的困境与挣扎？

身边的，而非线上的。

真实碰触的，而非主观臆断的。

从宏大叙事中退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和世界重新走到一起？逃避一切宏大叙事似乎并非合理的方法，我们需要形成自己的、能够与宏大视角交流、沟通、批判、对话的想法，也需要一个更有力量的回击——以抽离为基础，发展出新的和世界的关系。

我们期待此刻写下的文字，能够如涟漪般荡开而去共振之后的余音，余音使人思考、产生新的体会，从而影响自己面对生活的行事与选择。

记忆的声音由远及近之时，我们邀你翻开此页，读懂具体，也读懂所处的世界。





CONTEN

01 瞭望

01 “Hello World”：
在媒介化时代走入世界

05 后窗

02 我与我周旋久
03 所以创作 所以生活

13 视界

04 2023 全
注定消
05 “正态

25 倒带

06 游走于
07 一名成
的小镇



年 7 月 9 日 06
亡的命运?
" 边缘

33 清唱

- 08 小城教育家
- 09 不愿醒来的梦

43 波动

- 10 葬礼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 11 图集 | 漫游在北京

双重世界的 Z 世代
为中巴车司机
女人



| 栏目 · 瞭望

01 "Hello World":
在媒介化时代走入世界

“Hello World”： 在媒介化时代走入世界

蜻蜓可以从高处窥见他人的生活片段，但若想深入其中、理解它乃至最终影响它，
蜻蜓就必须降落下来，放弃俯瞰式的、一视同仁地观看着所有人的全景视觉。

撰文 | 谭心瑶
美编 | 温 馨

悬浮的蜻蜓之眼

画面中的车辆缓慢行驶出一段距离，又猝然倒车向后撞去，引起镜头的剧烈震动。在行车记录仪记录下这段影像的数年之后，它被投影到一间安静展厅的墙壁上，观众随意落座，默默观看一段时间，而后离去。这是全长 81 分钟的影片中的一个片段，对于不了解这部影片的人而言，它初看起来令人困惑：男女主角的形象在不同的段落之间不断变化、总是面目模糊，画面中时而出现马赛克、花屏以及监控录像中所特有的字符，间或掺杂电子设备运行时的杂音。



▲《蜻蜓之眼》与它的观众

影片名为《蜻蜓之眼》，艺术家徐冰搜集大量在线直

播的视频资料，用真实世界的影像碎片串联出一个爱情故事。2024 年 3 至 6 月间，影片展映于东京国立新美术馆开设的特展“Universal / Remote”，展览共包含九组有关于人类社会、媒介技术与日常生活的作品，旨在探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性流动”。

策展人尹志慧在“遥控器”这一复合名词当中打入一个戏谑的楔子，构成了展览的标题。将词的两个部分拆开来，前者意为普遍、泛用的，后者意为遥远、疏远的，两者间的张力构成展览的核心——借由日益发达的媒介技术，我们得以将自己的感官无限延伸，接触到地球另一端的人、地点与事件；如此形成的一般化的世界图景令我们容易忘却地理距离的存在，却无法真正缩短其分毫。

席卷全球的疫情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重塑着人们对于距离的体验。社交疏远与旅行限制一度令地理距离重新凸显，但当人们逐渐习惯于远程办公、线上社交等应对策略，面对面接触的必要性随之遭受质疑。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段经历遗留下来的观念遗产，又应当如何与世界重建联系？出展的艺术品大部分创作于 2019 年前，与展览主旨并无直接关联，但在策展人有意的并置中，这一问题作为暗线浮现出来。

例如，徐冰曾经就《蜻蜓之眼》的创作谈到监控影像的魅力：“监控画面下的这些人是最到位的演员，不会意识到镜头，展现出非常放松的自然状态。”然而，这种真实的记录同时又是最为虚假的——在影像片段被组织为完

整故事的过程中，“演员”的行为必然被刻意曲解。故事主角需要连贯的情感与动机，因此在观众的眼中，监控下真实存在的人的形象会被影片塑造的虚拟形象所完全取代。



▲ 无处不在的监控

我们了解影片中车祸背后人物的情感纠纷，却对这场首先发生于真实世界的车祸一无所知：它为何发生，又将如何收场？显然，观众并不被期望去细究这个问题的答案。观众必须暂时忘记每个片段采自于不同的人的生活，满足于艺术家通过剪辑加诸其上的意义，这样影片讲述的故事才能够成立。拥有全景视觉的蜻蜓悬停于空中，曲解存在于远方的故事与邻近的生活之间，服务于一种与观看对象保持距离的需要；如此的距离是讲述与消费故事的前提。

“重构附近”

消费故事当然不是观看远方景象的唯一目的，另有一种观看更为崇高，即对遥远他人命运的关注。无论我们是否真正相信全球化的进程已将全人类联系在一起，这一理想至少指示出一种“应然”状态，即不论阶级、性别与种族如何，人与人之间都天然地彼此等同，也应当相互关照。

如今远方经由媒介直接与我们相连，任何接入互联网的人都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他人的生活，战争的前线也可以被实时直播。技术上的障碍已被扫清，“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观念不言自明。一个成年人应当去关注远方的世界，为苦难而垂泪、为不公而愤怒，这意味着他具备基本的同理心；而一个不会被远方的景象打动、不对远方的议题发表意见的人，则相对地是冷漠或缺乏责任感的。

当巴勒斯坦人一边奋力扑灭火焰一边从废墟中救出受伤儿童的影像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便很难对他们遭受的苦难与不公无动于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这样的地

狱图景频繁曝光于全球互联网，令一片本被主流话语忽视的土地瞬间变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与这一问题关联较为紧密的欧美国家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者大多持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立场，要求官方机构停止对以色列的袒护；官方机构则不希望已经建立的秩序与“普世价值”遭到冲击，因此通过武力压制或对参与者进行惩罚等方式应对抗议声浪。



▲ 坐在废墟上的巴勒斯坦儿童

人类学家项飙在德国观察到了民间的行动。在由此切入理解宏观层面的意见冲突、挖掘冲突内在的根源之余，令他格外关注的是人们在行动中“重构附近”的方式：当我们与自己日常交往的对象意见相左时，应当如何应对？项飙发现，一位对校园内的抗议活动持保留意见的学生并非不同情巴勒斯坦人，而是对抗议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与群众意见的极端化感到恐惧，这些变化威胁了她原本安全的生活世界。



▲ 抗议者在校园内与警察对峙

从宏观层面看，这位学生的选择违背了“关怀他人”的道德预设，同情的道德要求人们在群体的更大苦难面前压抑自己的私人担忧。然而，纯粹的道德谴责无法推动他人接受预设的道德观念，也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在意

见冲突日益激化的时代，被我们遗忘的是，理解他人的微观生活世界是理解其立场的前提，在此之上有效的交流才有可能发生。归根结底，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附近”之中，即使我们的“附近”本身各自迥异，这一点仍然构成人与人之间根本的共性。

与“远方”在当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相对，“附近”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贬损。对于两者之间的取舍，项飙的观点是：“因为关注附近而就把远方的问题回避了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大的危险是情况相反，也就是，只关注远方而曲解了远方、逃脱了自己的具体责任。”如我们所见，违背道德预设的事件容易引发谴责，但若谴责者的愤怒最终不能转化为具备效力的实际行动（例如欧美学生呼吁校方从以方相关企业撤资），便无助于改变现状；特别是当愤怒转向那些“冷漠无情”的保守者时，它看似代表普世价值与朴素正义，却在实质上分散了行动的力量。

你好，世界

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人们传播信息、进行社会互动的方式，其内化也参与着人知觉、把握世界的过程。麦克卢汉如此描述电子媒介对社会的重塑作用：电磁波制造出一个涵盖所有人类事物的同步“场”，从而“基于部落文化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彼时互联网尚未诞生，但麦克卢汉已从报纸这种新的媒介形式中窥见了未来媒介的关键特征。不同于印刷时代书籍呈现出的统一性、可重复性与准确性，报纸摒弃固定的单一视角，同步地呈现发生于各地的事件，如部落鼓声一般创造出一种“整体相互依存、叠加共存”的交流场域。

今天，互联网的“场”已经将其所及之处笼罩起来：我们可以在社交网络中观看永不相遇的陌生人的生活片段，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或经验见解；我们也可以与地球另一侧的人进行即时互动，视频通话中声音与图像的延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日趋透明的媒介令我们习惯于将自身与媒介世界中的事物联系在一起，遮蔽了真实世界的地理距离，从而自然地发展出关切远方他人的道德理想。

然而，在感官无限延伸的同时，我们行动的能力却仍有限度。热情地拥抱远方世界的人可能体验到一种无力感：我们无法帮助每一个遭遇苦难的人，更无法改变那些令他们落入苦难当中的法则。媒介令我们感觉自己生活在“部落鼓声”塑造的共同体之中，但部落成员有能力在同胞呼救时前去提供帮助、与之相互扶持，我们所能做的则相当

有限。因此，许多时候，我们用抽象的立场与表态代替了具体的行动，满足于同情道德的确证，也“逃脱了自己的具体责任”。

卢梭曾在《爱弥儿》中阐述无限延伸的想象力带来的后果：人们习惯去想象自身不能实际触及的事物，从而生活在一种抽象的意见世界中，它遮蔽着真正的生活世界。这就是习惯于观看远方、评论远方的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的处境。



▲巴勒斯坦人的帐篷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关注远方，或无法对远方的世界产生影响。欧美学生的抗议活动的确给予了巴勒斯坦人希望，令这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的处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也为他们带来了联合国及各类人权组织的切实援助。因此，巴勒斯坦人也在他们的帐篷上写下表示感谢的话语，这样的景象通过媒介传递至为其命运奔忙的学生面前，形成了“希望的回响”。事件之中的每一个群体都找到了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行动、改变现状的方式，由自身的“附近”出发，与远方切实地联系在了一起。

蜻蜓可以从高处窥见他人的生活片段，但若想深入其中、理解它乃至最终影响它，蜻蜓就必须降落下来，放弃俯瞰式的、一视同仁地观看着所有人的全景视觉。据称“Hello World”这个句子来自于其创始者布莱恩·W. 克尼汉看过的一幅漫画：一只小鸡破壳而出，说了一句“你好，世界”。新生的生命见到一片广阔的天地，将要摆脱蛋壳感受世界，并生活于其中。与此类似，我们经由媒介认识世界最终也是为了走入世界，而非止步于想象远方；直到那一刻，世界才真正向我们敞开。

作者谭心瑶，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传播学研究生。

为自己 起舞。

| 栏目·后窗

02 我与我周旋久

03 所以创作 所以生活



文字化成利刃去窥探，
或绮炫瑰丽，
也曾浮云蔽日。



我与我周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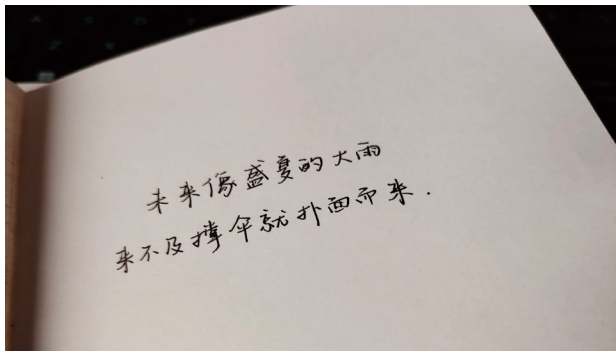
毫不遮掩的情绪、荒诞离奇梦想、难解的困惑和苦闷都是关于未来的浪漫主义，
毫无保留，照单全收。

撰文 | 郑婉清扬
美编 | 郑婉清扬

横竖撇点，“我”字被不断书写，我和“我”的故事也从文字中浮现，由文字构成、留存。

“见字如面”

这是小凡的日记里常见的开头。落款是她的名字，开头的称呼是一成不变的“小桃”。这个名字是她取姓氏和名字各一个字的一半组成的，用来作为她在日记中对“另一个‘我’”的称呼。



▲ 日记本的扉页

小凡是在高三时与小桃成为“笔友”的。回忆里那段时光似乎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学业的压力、对未来的迷茫让她感到无所适从，偏偏对有着相似感受的同学无法倾诉，而对老师和家长又无从倾诉。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她在卫生间里独自度过——她哭着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平静之后对她说“没关系”，从无声到有声。她忽然觉得自己

并非孤立无援，因为镜中的倒影，那个被她命名为“小桃”的存在，始终静静地陪伴着她，倾听她所有无法言说的心声。

她惯于像写错题集一样在小记里复盘过错和失误。“自己对自己总是忍不住手下留情的。”小凡说，于是她写：“见字如面，很抱歉今天又是来批评你的，但是也有做得很好的地方，放在信的最后。”这种偶尔跳出第一人称视角来看待自己的感受让小凡感觉很神奇，有朋友开玩笑说她有发展为人格分裂的风险，但小凡清楚地知道“小桃”只不过是为自己的碎碎念捏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对象，不过既然经常给这个对象写信，有一个称呼总归更方便。

久而久之，“小桃”不仅仅是一个倾诉对象，也是小凡对于理想自我的投射。她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理智、果断，于是不只是小凡给“小桃”写信，她也会试着模仿她理想中的性格来给自己回信，关于苦恼、关于梦想。她们是彼此最亲密的朋友，无话不说、也没什么忌讳。

小凡和“小桃”的信积积攒攒成了厚厚的一摞，小凡很珍视它们，用精致的信纸装好收藏。

“我和我一起不断前行。”

我遇见我

对于盈盈来说，无论身在何处，除了基本的日用品和通讯工具以外，她一定会随身携带的还有一本 A6 大小的笔记本，里面写满了一些小到不能再小的琐事——“今天

早上吃到的馄饨很好吃”“找了很久的钥匙竟然就在书包侧面的口袋”……在简单叙述完事件本身后，也不忘在最后画上几笔俏皮的简笔画表情：“今天下课偶遇了一小段藏在云里的彩虹。”她在这一页画满了简笔画彩虹，还有一张大大的笑脸。

除此之外，盈盈还会在每件小事后留出一部分空白，或许会在某个回望的瞬间会心一笑，添上一句“当时的自己有点儿傻傻的可爱”。闲暇时她总爱翻开这本满载着生活点滴的笔记本，在那些已经泛黄或依旧崭新的页面上，继续用细腻的笔触，为过去的记忆添上新的注脚。

她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遇到特别的日子或是重大的决定，她都会在本子上专门留出一页，详细记录那一刻的心情与思考。经过时间的沉淀后，当她再次翻阅，曾经的犹豫、挣扎、喜悦与泪水，都化作了推动作出改变的力量。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汇聚成了她平淡但丰富鲜活的生活。

盈盈坦言，她很享受这样的“自娱自乐”的方式。她是一个分享欲很强的人，有点自我中心，在对话中总喜欢强调自己的感受。“但是一段舒适持续的对话要照顾到双方对情绪价值的需求。”她说，当发出去的大段消息只收到了寥寥数语的回应，她先会感到失落，随后有点愧疚自责。“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对方，面对这样的消息轰炸也会手足无措吧。”她脸上带着无奈与理解的微笑。

全部分类 (119)

未分类 (6)

碎碎念 (37)

计划 (14)

突发奇想 (8)

▲ 盈盈日记软件中的分类标签

黑塞说：“上帝用各种途径使人变得孤独，好让我们可以走向自己。”在这个社交媒体极度发达、信息饱和式轰炸的时代，真正的分享却变得越来越艰难。我们越来越充分地发掘自己的感受，却发现能同行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就像即使一起去游乐场，也总会有人更想去排项目，而有人更想去参观巡游。与其互相委曲求全，不如我们各自行动。

出门在外有时难免书写不便，她也渐渐更多地使用日记软件，这不仅方便了文字记录，也可以添加图片、录音，分门别类地安放不同的思绪想法。

“在不同的小记里反复横跳时，会发现说话风格和关注焦点的显著差异。”盈盈说，“很惊喜，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重新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我”。

关于未来的浪漫主义

沫沫喜欢用手账记录自己，比起回忆过去，她更喜欢畅想未来。

“未来总是充满不确定性，你永远不能预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对她而言，未来充满无限可能，她也常常热衷于幻想未来发生的故事，为它们加上非常具体的细节。她的手账里有非常多的线条，组合起来像一棵茂盛生长树的枝叶，这是沫沫的“世界线”。

这些线的根节点通常都是从一件小小的待办事项开始的，往往通过几个节点的变化就能延伸出几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比如从“下午去图书馆”这一项待办，可以经历“借到书回家”或“没借到书但注意到了一本封面很有意思的书”，发展为“继续写作业”或“醍醐灌顶、开启人生新篇章”。



▲ 沫沫用过的手账本

但并不是所有世界线都能够一直延伸下去，有些因为太荒诞而被舍弃，有些则是因为沫沫太喜欢这样的发展，干脆任性地让它停在那里。这是她与自己和解的一种方式：未来由当下决定，无论怎样发展，世界线都有它的轨迹，不必迷茫，也不必焦虑。

她常觉得这些幻想的世界线不足为外人道——说出来太中二和羞耻，其实这就是一份每日待办清单，只不过掺杂了很多主观的幻想。毫不遮掩的情绪、荒诞离奇的梦想、难解的困惑和苦闷都是关于未来的浪漫主义，毫无保留，照单全收。

行至深处，每一次的记录都是一场与自我的拉扯与周旋。笔记本摊开，准备写点什么吗？

作者郑婉清扬，北京师范大学 2023 级传播学本科生。

所以创作 所以生活

——吴青峰《马拉美的星期二》乐评

创作过后，等待他的似乎是又一番焦灼——
寻找共鸣？渴望知音？不，那是又一个陷阱。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声，晚安。

You'll find your way

撰文 | 毕然
美编 | 谭心瑶

在寂静而困倦的昏晕中，
凉爽的清晨如欲抗拒，即被暑气窒息，
哪有什么潺潺水声？唯有我的芦笛
把和弦洒向树丛；那仅有的风
迅疾地从双管芦笛往外吹送，
在它化作一场早雨洒遍笛音之前，
沿着连皱纹也不动弹的地平线，
这股看得见的、人工的灵动之气，
这仅有的风，静静地重回天庭而去。

——《牧神的午后（节选）》

斯特芳·马拉美

十九世纪末，法国诗人马拉美在家中举办诗歌沙龙，当时巴黎文化界著名的诗人、音乐家、画家都是沙龙的常客。因为沙龙常设于星期二，后来被称为“马拉美的星期二”。

2022年9月，吴青峰发布了第三张个人专辑《马拉美的星期二》。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个概念贯穿，而这次他的选择是“马拉美的沙龙”。

与百年前的沙龙相呼应，他邀请了十二位全国各地的音乐人与他共同完成专辑中十二首歌的演绎，包括歌手孙燕姿、法国圣马可儿童合唱团、手风琴家佐藤芳明……但他专辑概念的表达当然远远不止“邀请宾客合作”这一形式。也许马拉美举办的这类沙龙不乏摆着姿态、故作清高的人，“但我更愿意我的沙龙是一场又一场神奇的聚会与密谈，

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或降灵或巧遇来到我的生命里，让我可以与他们对话”，青峰写道。

在他看来，奇遇与对谈，是沙龙的意义，而它们也构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创作。专辑的十二首原创歌曲，对应了十二个意象与角色，他们或为宾客、或为主人，一同与我们讨论着一件事，便是“创作”。青峰年轻时曾把自己的作品比作“心血最终凝成商品”的燕窝，而如今他已到了自嘲“中年歌手”的年纪，经历一番冒险、捡拾、自愈后，他又会对“创作”有怎样的理解呢？



他说，“‘创作者’三个字总是被摆得很遥远，好像有什么特别似的，其实一点也不”。早上搭配今天的穿搭、

中午决定点什么饭菜、慢跑时在地图上画出一个满意的形状……“生活点滴都是创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创作者。而这张作品谈的是创作，也不脱就是我们的生活而已。”

《马拉美的星期二》里，吴青峰奇遇着世界、对谈着生活、创作着“创作”。现在，他欢迎你来做客。

牧神入梦，船破冰山

木笛吹响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前奏曲》，魔幻而悠长。忽然跃起吉他弦的颤动，一蹦一跳，不慌不忙。人声进入乐曲，一高一低，或短或长。你播放专辑第一首歌，还没来得及看一眼歌名，就感到自己被那笛声拉入了一个梦境——梦里，牧羊的小孩走走停停，羊群变换队形，和阳光抢食青草，“阿卡迪亚”“特洛伊”“维纳斯的镜”……各种古怪的意象出现，越发像在梦里了。其实，进入青峰的创作沙龙的途径就是“入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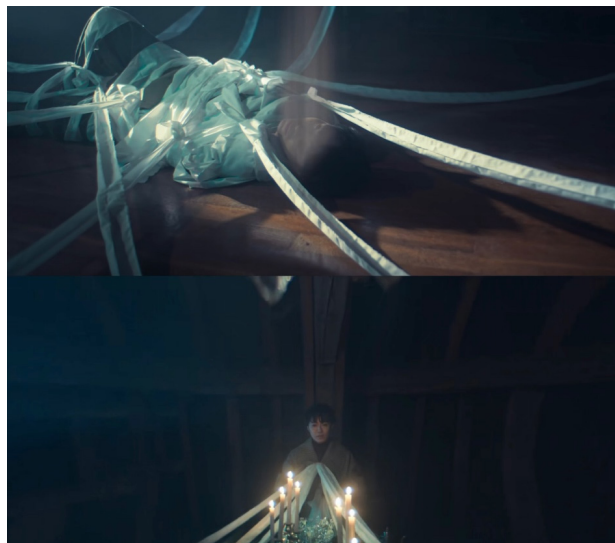


《马拉美的星期二》中所有曲目的名字都是“（……xxx）”式的，就像我们醒后试图对梦境的复盘——只能回忆起某个模糊的意象，而前因后果只有省略号才能描述了。而专辑的先导 EP 名字叫“牧神的午后”——诗人马拉美的同名诗作也正讲述了牧神潘在春日午后做的一个长梦。

《（……小小牧羊人）》作为第一首曲目，介于清醒和昏睡之间。我们在无意识中成为牧羊人，吹起魔笛操控意识；又下意识地成为绵羊，被人驱赶，跟着羊群前进。「我是谁 我又从何处来 / 我是谁 我将往何处去」，这是羊群的提问，还是牧羊人的思考？「绵羊的队伍千万里 / 一只前进 一只前进」，意识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操控的魔力又

有几何？「矮驴巡逻天和地 / 我倒着骑 我倒着骑」，我们向远方走去，却又面朝过往……

魔笛的操控下，我们无目的地吃草前行；手握皮鞭后，我们又迷茫地围着羊群绕圈圈。而在繁复的事业之外，你是否好奇笛声的消失处、绵羊的目的地是怎样的自由，嘴里的宇宙、意识的边境又是何种的辽阔？这份好奇与探索便是“创作”本身，也是与“生存”相对的“生活”。



入梦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化为冰山的我们的内心，等待探索。

海明威用冰山比喻文学，除去表面，更深刻的内容藏在水下供人们想象、挖掘。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灵比作冰山，“意识”浮出水面，“潜意识”藏在水下。青峰觉得，人在创作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用到潜意识里的自己，它有时会带给你惊喜，有时却会把你引入歧途，它像引诱水手的海妖，美艳而危险——第二首歌《（……海妖沙龙）》里带着水花的鼓点，与人声纠缠着的三味线，一下将你拉上了一艘在浮世绘风格的海浪里摇晃的船。

有时候，创作就像水手与海妖的纠缠搏斗，整首歌描述了灵感迸发的激烈、追随主流的畏缩，并最终归于在浪里畅游的豁达。“从小到大，有那么多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有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顺从了他人的期望，被身边的意见甚至是陌生人的留言影响，成了被捏塑的陶土，成了谁的分身。”青峰发现，那海妖也许就是我们自己潜意识的化身——其实，到达彼岸或是没入黑暗，关键的舵盘在自己手里，孕育你的是你自己——「我这一艘破船 自由自在 游过彼岸 / 阵痛 隐隐约约 蔓延开来 / 做起

梦 唱起歌 孕育了寒武」，屏蔽外界甚至自我的规训，我们才能真正到达内心的冰山，看见真正的自己。

看到冰山深处，我们才猛然意识到加之于自己身上的种种桎梏，仿佛真正的火焰正在冰层深处挣扎着燃烧，而我们不知冰封是谁造成，更不知如何打破，如被催眠般不由自主而又无法清醒。



《（……催眠大师）》幽幻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里，青峰的意思似乎很明显——他在描述自己的经历：被曾经的“恩师”催眠、欺骗，失去了自己过往词曲创作的版权。但这首歌表达的当然不止于此，他认为人们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更多是体制、家庭、学校、世界权力……甚至种种看似“日常”的事情，人们都是被催眠，或催眠他人而不自知。

但也许“操控”的对象，还有其他可能。整首歌的节奏暗含巧思，当歌词唱到催眠者催眠时会减慢速度，变为三拍，给人摇摆、昏沉的感觉。歌曲结尾处，激烈的四拍努力叫醒男孩，“嘘——”的一声，小男孩觉醒，有趣的是——这里居然也运用的是三拍子。青峰在一次访谈里说，这暗示着催眠的人或许也是小男孩自己。会不会“我们”一直在催眠自己去相信那些催眠我们的人？会不会我们更不愿面对的不是那摇摆的怀表，而是醒过来后更加残酷的现实？所以青峰也写道：“我希望如果有人像我一样被催眠，就别怕为自己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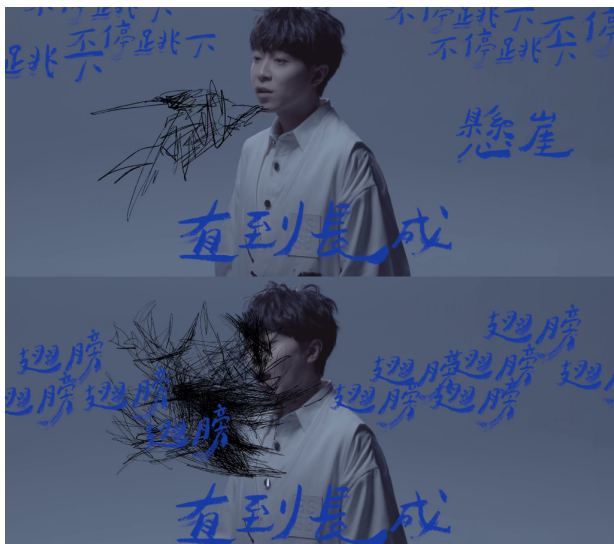
冰层也许是火焰的自我保护机制，先将自己的坚冰融化，才能让光和热爆发能量。

跃下悬崖，吞噬宇宙

经历了向内探寻并觉醒后，《（……千与千寻）》是向外寻找的开始——这是对外界衡量自己的方式的迷茫。千寻被夺走了名字，从此踏上了寻找的旅程，而“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千寻吧，都多多少少体会过那种面目模糊的感觉”，在生活的忙碌中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们试着寻找自己的名字，渴望确定我们在这世界的定义。如歌词所写，寻找的过程中，「我们织网 捕捉共鸣 / 同时又是 被网捕捉的蟋蟀」，在这样的踟蹰与矛盾中，我们练习着飞行、破解着迷宫，坠落、碰壁，如此循环……

突然，手风琴的风箱拉起，旋律悠扬轻快，像在天际滑翔。当我们一遍又一遍跳下悬崖，只是为了找到某一个答案吗？别人口中的“名字”，真的是你吗？“创作”常囿于外界的评价与归类，生活也是。无数标签在等着贴在我们身上，关于性别、外貌、性格特质……仿佛比起与生俱来的名字，我们更在意别人给我们的那一个。但在间奏的滑翔中，青峰告诉我们，“名字”并不重要，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便能清楚自己是谁。就是这样，继续寻找、继续生活吧。



千寻跃下悬崖，找到世界中的自己后，便需要观察世界，找到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她先后遇到了醉鬼阿Q和一群住在岛上的“侏儒”。

《（……醉鬼阿Q）》哼着散漫洒脱的旋律、疯癫自嘲的语言，将外界虚化，将自己扩大，沉溺于自己的醉意。在这个人人高喊“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社会，青峰唱「就

让我要废 就让我脱轨 / 哪怕是众人皆醒我独醉」。创作的最先必定是自溺、是沉醉，剩下的就由所谓的“清醒”评判吧，我也并不在乎，「因为我 不懂得 / 讨好人 去讨论 正流行什么」。

《（……侏儒之舞）》伴着跳跃的节奏、跳脱的歌词，嘲笑人类的自负与愚蠢。很久以前一群不会飞的渡渡鸟生活在一座岛上，突然人类探险者造访，发现了这群笨拙的侏儒，没过多久，渡渡鸟就因人类的到来而灭绝了。青峰幻想这些渡渡鸟逃到了一个平等、快乐的世外桃源，肆意地表达、欢快地游戏、遗憾着自大的人类。一个创作者可能不经意间就变成了那些登陆的人类，排斥别人、自视清高，但其实「这花园里 到处是水仙」，我们都没什么特别，真正的幸福，是包容、自洽，是懂得欣赏与享受。

醉鬼阿 Q 和渡渡鸟对待世界的方式并不矛盾，它们更像是两句对仗的诗，告诉人们：对于世界，最好的方式是吞下它。你无需时常看见它、落入它，但你可以将它放到身体里，记着它、接受它。

孵梦，护梦，忘梦

认识了自己与世界后，脚下的道路究竟该如何走，来充实我们一生的意义？



《（……棕发少女）》里约琴的旋律轻快地重复，电子感的鼓点适宜地敲在吉他扫弦的垫音上，迎接小号吹出稳重悠扬的主旋律，而低沉的贝斯线在主旋律上下翻飞跳动，你的耳朵与心灵如此轻易地被调动起来，在青峰的声音出现的一刹那感到一阵微风般的抚触。青峰创作时的灵感涌动在他的词与曲间展露无遗，各样的意象跳脱而和谐，

节奏音符怪异又悦耳，就像飘忽不定的风将少女的棕发吹得凌乱而美丽，而谁也无法解释催生风的磁场为何有撩动发丝的天赋。

生活也是如此，它没有圆满的原理解释，没有确定的计划规定，生活的灵感迸发在瞬间，生活的天赋也许就是抓住指间风的能力。「艳阳天等待闪电 我孵梦」，每一个明天都是未知的，「云雨天柳絮纷飞 我歌咏」，其实面对任何环境，我们只要用心感受、面对自己，顺其自然，路就在脚下展开。

但经历了、耳闻了许多生命体验后，我们会越发觉得这样的顺其自然一定要有一个前提：行走的同时要守护着自己的梦。就像《（……小王子）》守着他的玫瑰花一般，认识到成熟而老练的世界之后，依然维持他最简单的爱。其实，所谓的“梦”并不是理想、梦想，或是什么终极目标，它指的是“自我意识”——玫瑰花就是小王子的自我意识。你能否在认识到玫瑰的平凡之后，继续守护她、养育她，让彼此成为对方的独一无二？

「在你驯服了 解剖了 治愈了我

沧海桑田以后

我是多么贫穷 又是多么富有

请你小心轻捧 我的梦」

合成器哼着空灵的和弦，钢琴键规律地敲击，我们沉入了一首摇篮曲——《（……睡美人）》。大多数摇篮曲是唱给小孩子的，这首却是为了哄睡疲惫的大人。

在这场沙龙中，你经历了入梦、觉醒、寻找、沉醉、疗愈、驯服……就像青峰进行着他的创作一样。创作过后，等待他的似乎是又一番焦灼——寻找共鸣？渴望知音？不，那是又一个陷阱。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声，晚安。

就让这声晚安将一切尘封，让自己安睡吧。过去的那些不必纠缠，梦里又会是新的灵感。

「睡吧睡吧 今天沙龙零点打烊」

人们常常失眠，眷恋着快乐的事，怕它不会再发生；懊恼着忧伤的事，怕它又发生。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呢？何不像个小孩一样，摇啊摇啊，就睡去吧。愿我们都能对自己说一句晚安，勇敢地把一切放下，就这样，简单而圆满。

作者毕然，北京师范大学 2023 级传播学本科生。

一场盛大的 谋生

| 栏目 · 视界

04 2023 年 7 月 9 日

05 " 正态 " 边缘



U

/

总有人毅然地走向深海大洋，
等待一场洪流的拥抱。



2023 年 7 月 9 日

在同事拍的照片里，他穿着校服，站着缩在墙角，
我们一群给他建议的人站成扇形，远看去像是将他包围了一般。

记者 | 叙 间
美编 | 侯玉丽

2023 年 7 月 9 日，我来到了湖南邵阳下面的一个小县城——武冈。并非慕名而来，亦或是受邀前往，我是去那里支教。

（一）

说起对武冈的第一印象我还有些怕，毕竟不论谁，一下大巴，就被许多骑摩托车的男人围起来，用听不太懂的话问——“去哪里呀”，都会感到不适和害怕。我向他们说了许多遍，我有人接了——我确实有朋友开车来接——但仍有人不停地来问，甚至上来和我搭话的。说实话，当时是下午五六点，我一个人站在陌生的街道上还是有点慌张，也不想跟他们多交流，只好低头装作玩手机的样子。

千等万盼，朋友来了。我连忙缩进车里。

“二中条件不怎么好，你要有心理准备。”二中是我要去支教的学校。

早了解过，12 人的寝室，没有空调，洗澡没有喷头只有水管。

我点点头，告诉他不用担心。

朋友见状也不多说，转而和我聊起了武冈。他说，武冈经济不发达，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他还说，很感谢我能从北京来武冈支教。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般的感谢。

第二次听见是在当晚的饭桌上，学校的老师请吃饭。我本来就是跟着前辈来的武冈，此时有他和老师们叙旧，也没我什么事。

前辈毕业于武冈二中，来自当时的火箭班。

“首先非常感谢你们能来武冈二中。校舍的条件你们也都看见了，不太好……”

“还好还好，可以接受。”前辈连忙说着。

宿舍的话题便算是揭了过去。

但晚上我又想起了这话。

热，闷热。头顶那两个风扇除了发出暴雨般的噪音外没有半点儿用处，怕蚊虫飞进来，门也关着，整个寝室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铁屋子，密不透风的热。

床头手持小风扇的模糊蓝光下，我看见前辈抱着被褥和席子到走廊上打了地铺。

（二）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有同学来找我是在头天的晚饭时，准确来说，是正要吃晚饭的时候。

带着手机刚推开门，发现外面站着人。

一个与我差不多高的男生，可能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站得十分扭捏。

“同学你是……”

“我想问个问题……”

“是什么方面的？”

“……专业选择……”

这几句话是我俩夹在门缝里说的。

我实在受不了这别扭的姿势，将门开大了些。

“进来说吧，里面有空调。”

我说完，那个男生便从不大的间隙闪了进来。“我想问一下，”男生说着，舔了舔嘴唇，“我用六百分报艺术类划算吗？”

他这个问题，在场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不太划算。我问他他是艺术生吗，他说是，是学舞蹈的。我问他想去走艺考还是文化生的路。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艺考的路。

我又问他，有想报的学校吗？他说，北舞。顿了一会儿，又说，武汉音乐学院。

他接着说，自己不想去北京——对着我们这一群从北京来说的人。



▲武冈街景

他的不想，道不清缘由，或者说，核心的焦点不愿向我们吐露。我索性就换了个话题：

“所以你现在就是要选择，到底是去一个专业好但位置自己不喜欢的学校，还是去专业差一些，但地理位置家人和自己都接受的学校吗？”

他还是摇了摇头，说不是。

我们已经谈了许久了，但我一直感觉在边缘打转——从北舞和武汉音乐学院，到北京和武汉，从劝说去北京的朋友，到不想去北京的自己，不同意去北京的家人……我隐隐感觉，他所纠结的核心并不在此。

果不其然，他沉默了许久，说道：

“其实我家里不同意我走艺术路线。”

我追问：是因为经济上的压力吗？

——这是他漫长的自述里，我唯一一句还算完整的话。好似也是这句话，彻底地打开了他隐藏的关键。

可能是因为一直找不到人倾诉，他说了很久。在那些起伏上下的言语间，我仔细将他打量了一番：男生有点瘦，皮肤有些黑，不太像我见过的舞蹈生。他说话时很喜欢比划手势，胳膊总是下意识地挤在胸前。二中的校服是高领口，他没有扣上，所以颈脖上戴着红色小珠子总是很惹眼。

他说自己父母不同意。怎么说都不同意。家里一直吵架，他甚至尝试过跳河。

他说他高二时父母就不同意他学艺术了，是他嫂子给他拿的钱去市里集训。他说家族里也很是不同意，父母还和所有人都说，他要是走这条路，就断绝关系。

他说完全没办法和他们好好说这件事。我问他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同意，他说，本来还有一点机会的，他父母知道他的意愿后，出去打听了打听，回来就坚决反对了。

他说，他父母咨询的完全是根本不了解艺术生的人。

我问有没有别的人能帮忙劝说父母，比如舞蹈老师，或者班主任。

他立刻摇头，说，他的班主任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二中的艺术生上的第一课上，老师就跟我们说，绝对不要到我班主任班上，她明面上不说，暗地里很看不起艺术生。就这样，还当了几届艺术生班级的班主任，那几届她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考出来的。”

他说着，又低下了头：“可我也找不到理由转出去。”

我们只好说，让他走自己舞蹈老师的路。他微微点了点头，希望不大的样子。

谈到后面，我才明白他最开始那句“我用六百分报艺术类划算吗”是在问什么。他靠家里走艺术生的路快要走死了，就想着能不能文化分考进艺术的学校。

“不过，那样我家里肯定不会给我付一分学费的。”他冷静地说道。

我和我的同事也不能帮他选择，顶多是从自己的角度

帮他分析利弊，最终如何选还是要靠他自己。

最后打了晚自习的铃声，他向我们匆匆告别，跑走了。

我也曾问他是哪个班的，想能不能去班主任那儿做工作，他看了看我们，没有说。所以我们最终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班上找来的。

和他长达一小时的谈话在门旁的墙角进行。

给他搬来凳子，他不愿坐，执意缩在那个绿漆过的墙角。在同事拍的照片里，他穿着校服，站着缩在墙角，我们一群给他建议的人站成扇形，远看去像是将他包围了一般。

我又看了看照片，那个男生皮肤有些黑，而且瘦。不知是语言还是姿态的原因，他一直有些扭捏，像是怎么站也不合适。

寻觅晚饭的路上，我还在想他的事。他说，舞蹈的集训已经开始一个月了，他现在赶去还来得及，再晚就真的走不下去了。

他说他真的很努力了，真的很想继续跳舞。

晚餐端了上来，我却又想起他的话：

“他们（父母）宁愿花钱给我找补课老师也不让我去集训，明明我更适合走艺术生的路……说成绩你再往上努力，可我真的上不去……遭不住，真遭不住。”

“……市里集训的时候，周末他们都出去玩，点外卖，体重上升交罚金也没关系，只有我，一直没有。那个食堂真的不是人吃的，但我真的……”

我搅碎了碗里的灯光，店里没开空调，太闷了，太热了。

（三）

班上的同学非常热情，课上很积极地举手，写问卷也是争着要填——不论是放在我的初中、高中还是大学，这都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唯一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班上人很多，将近八十人，有些过于拥挤了。

我的班主任，也就是我支教这些天跟着干活的人，想的显然不止这点。

见面的第一天，她就说，班上首先是人太多——她的班是年级里人数最多的——不好管，和年级部反映了多次也不见动作，很影响老师的讲课质量；其次是女生有些多，虽然听好些，但上课喜欢说小话，也娇气些；最后是

现在的孩子家长把孩子惯得太娇了，她这个班主任就有些难做。末了，她又笑着问我住在哪里，我回答学生宿舍。她就说中午可以到她办公室午休。我点点头，心里松快许多，跟她去了班上。

我去听了节她的课，班上纪律看着蛮好，可能也有是班主任的课的缘故。

那是节习题课，讲完试卷还有些时候才下课，我的班主任多说了几句一轮复习的注意事项。她想起什么，说道：“我们班上，这学期换英语老师了。”

下面同学们配合地发出惊叹声。她于是开玩笑道：“这样我们班上除了物理老师，就都是女老师了。”

这句话在我看来极其寻常，没想到在班上则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闹腾起来。

“物理老师也可以是女老师！”

“把物理老师换掉吧！”

……



▲武冈的老房子

我周围一圈嗡嗡的全是声音，他们其实说了许多，但因为是家乡话，所以我只听清了这两句——满脑子湖南调调的“物理老师”，注意第一个字要上扬且拉长。

我那位班主任只得作手势让他们安静下来，用湖南味的普通话说，自己也反映过，只是年级部没同意。

看得出班上对物理老师积怨已久，过了好一会儿才彻底安静。

下课我问他们，你们物理老师不好吗？

果不其然，立刻围了许多人，迫不及待地吐槽：

“他上课特别敷衍，不是他教我们，是我们教他！”

“我们班物理成绩特别差！”

……“那怎么不换？”

周围一圈同学闻言，做了个心照不宣的表情，“因为他是年级部的人，所以就换不成了”。

我点点头，换了别的话题。好在他们对我好奇得很，一直问东问西，有说不完的话。

他们还说，班主任特别喜欢我。

“我怎么没看出来？”我有些惊奇。

“她一看见你就笑得特别慈祥。不像对着我们，就是假笑！”有个小女生说着，模仿起她的班主任，逗得所有人哈哈大笑。

我也跟着在笑，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第二天的时候，先前跳舞的那个男生又找到了我们办公室。这回他没有站在墙角。而是直接蹲在我椅子旁边，缩成小小的一团。

“我舞蹈老师说了，他跟我爸妈沟通过，没有用。”他低着头说。

昨天看他神情就知道此事希望渺茫，我此刻也不惊讶，只是不知如何安慰他。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就缩在那里，声音半是苦恼半是玩笑地说：“遭不住，真遭不住，英语太难了。”

庆幸有了新的话题，我于是问他英语多少分，他说上次 20 还是 50 多，还问我，有提升的机会吗？

我记得我当时是点头了，回答说，只要一轮复习认真，完全有机会的。

上课铃又响了，他又匆匆地离开了。

我其实有些惦记他的事情，午觉没怎么睡好，没等午睡铃响便离开了班主任的办公室，离开了她给我留的躺椅，回到办公室写教案。

直到晚自习开始，我才有时间去班上巡逻。好巧不巧，正好碰上班主任。

她在清点人数，说着：“班主任就是干这些琐事呀，一刻都不能不看着……”

我嘴上应着，眼神漫无目的地乱瞟。

这话，她说过许多次。

在靠墙边的位置，我突然发现了什么。

那个男生，脖子上挂着一颗红珠子，分外眼熟。我再看向他的脸，就是他。

可能发现我在看，男生慌乱地低下了头。我没有移开视线，仔细看着他，他的座位，他桌上的书，心里想着的却是他先前提起的自己的班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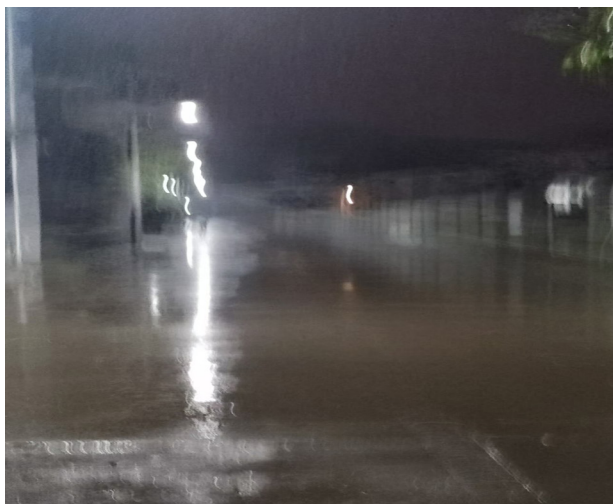
那个歧视艺术生，被所有艺术生敬而远之的班主任，竟然就是我的班主任。

（四）

二中上课的氛围很好，至少我们班是的。有问必答，不论会还是不会。

但他们在成绩上是有些苦恼的。上一次邵阳市联考，我们班最高分五百九十一，校排名第四十五，县排名第七十，市排名第六百一十二，他们是物理大类。

年级上也有考六百七十多、六百五十多的，但都是凤毛麟角。



▲夜雨武冈

他们很少来问我题目，我倒是给他们发了不少问卷。

其中一份是很简陋的草稿纸，写着：“你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拥有什么？”

下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不同的回答。我在办公室里小

翼翼地翻看着，为后面的人生规划课程做准备。有的人写着“一张通往世界的门票”，有的人写“永远开心快乐”；有的很简单，是想让头发长快点；有的很天马行空，想要后悔药。

我看向正中央，那里写着：“给我一个去集训的机会。”我总想起这句话。

一次晚自习，那个跳舞的男生又来找我。他也不是想问题，就是想找人说说话，又蹲在我椅子旁边，像颗小蘑菇一样，说：“英语作文遭不住啊。”

他经常这么说。我就告诉他，把作文拿来给我看看。

他的英语就像是从来没有织起的网，只有几根悬空漂浮的线。

一个句子里有两个动词，“my”不会用，“want”不知道……但奇妙的是他也背了许多句子，所有英语考生都会背的那种优美惊艳的句子。所以他的英语作文就像是只有琉璃瓦的亭台楼阁，或者是孤独矗立的百花窗，奇怪极了。

看完作文的第二天他又拿着作文找我，这回的作文英语老师帮他改了不少，我提问上回讲的知识点，也能说出一二。

“这是我第一回看懂‘读后续写’。”他说道，将我的思绪猛然扯回了那张写满人生梦想的纸张。

第二次是我在采访他。

“你未来的职业规划，或者说理想的职业是……”

“以前是想当舞蹈家，后来想当艺术家……”他说了几个舞蹈相关的职业，然后话语一顿。果然，接着就出现了转折：

“不过现在，想成为一名老师。”

我听见这句话，很是惊讶地从笔记本屏幕上抬头，他只是冲我笑了笑。

他那天没穿校服，但领口松，露出了那颗红色的珠子。便是那时，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关于希望里的人生的话。

（五）

周六那天下着小雨，前辈领我们在武冈晃悠。

说是要去吃有名的米粉，于是便去了武冈的古城。

从新漆的城楼上，能看见还在建的马头墙。我们继续

朝前走，商铺零食店是不断的，甚是热闹。走着走着到了一条老街，同事去买土特产，我们也跟着向里走。

越走才越是惊奇，一条街都是木建筑，木板门，木窗，而且半数都紧闭着，不似商铺。少数能瞧出的商店是理发店、白事店，也不热闹。我也好奇地向半敞开的门里望过，黑的，没有电灯，什么也看不见。偶尔看见的是一台很是厚重的电视，放着不知多少年前的琼瑶剧。

街上除了我们一行人，就只有了老人和很小的孩子，还有远远的橙色的夕阳缀在老街尽头，缀在倾圮的老城墙上。



▲ 倾圮的老城墙

往回走时看见了彩虹，拍照，拍照。待修图时才发现，彩虹下面是武冈以前的百货商场，顶头一排都还留着那些硕大的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发展经济”。

那是临走的前几天。那几天的夕阳都很美，连燥热都褪去了几分。我站在走廊上，和我的班主任偶遇了。

她刚给走廊上的书柜垫完脚——走廊有点斜，她怕书太多书柜倒了——现在正在整理学生的书堆。看见我，她笑了笑，说：“现在的小孩自理能力太差了，什么东西都整理不好。”

她说，将一摞很高的书分成两堆。

“说了几次，都不听。这么高的书倒下砸到人可怎么搞。”她颇为费力地将书挪正，然后四处检查，嘴上还在抱怨班上的同学。言语间谈到班主任的工作，话题走向了家长。

“家长有的不在身边，也不懂，排名下降了就打电话

来问怎么又下降了。我只能宽慰他，这也不能次次都上升，不然人人都考清华北大去了嘛！”不出我所料，她下一句说：“班主任就是难做啊。”



▲ 武冈街道上黑漆漆的老房子

(六)

我以支教的身份在武冈这个城市待了十一天，拿着许多感谢的信离开。

等大巴时，我拆开看，有一封写着“感谢老师从北京来武冈这个穷乡僻壤”，“僻”还写错了，写的是避开的“避”。

大巴站不大，四周贴的都是“广告位招租”的牌示——没有可看的。

我又看向大屏幕。

地点	实座	时间
怀化	27	8:20
湘潭	45	8:50
珠海	52	8:55
东莞清溪	52	9:00
东莞谢岗	53	9:20

我要去怀化，一个和武冈相邻的市，去那里坐高铁。可以检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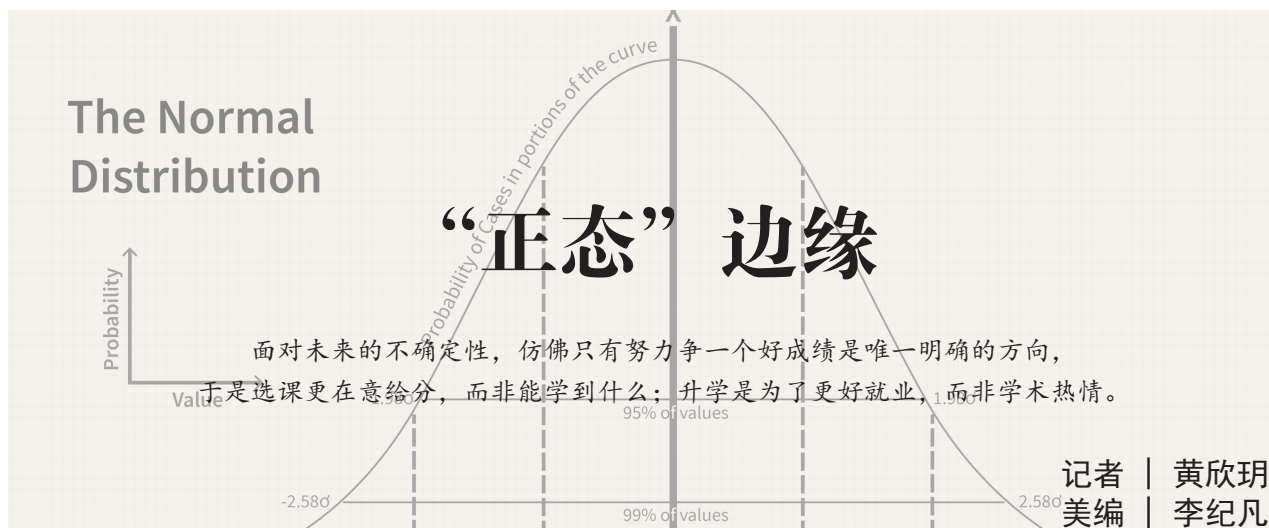
大巴车上是闷热的，还有不知道哪里来的人，拿着一张表，想让我捐钱。

我装作睡着的样子，闭上眼睛，应付走了那个人。

车又过了许久，才缓缓启动。

作者叙间（笔名），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





统计学中，大量统计独立的随机变量的平均值的分布趋于正态分布——两头低，中间高，左右对称，日常生活中人的身高、智商、员工绩效等都符合正态分布。正态模型是归纳所得出的结论，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数据分析与评估。教育统计学统计规律表明，正常的考试成绩分布应基本服从正态分布，但考虑到教育的有所作为可以使“随机”受到干预，用曲线的形状来评价考试成绩就有失偏颇。部分高校以正态分布为模板制定政策，要求课程班级的学生成绩分布符合正态分布的曲线，即在评分时令大部分学生的成绩趋近平均值，限制高分段和低分段的人数。原本成绩处于中上水平的学生，如今要面对一道清晰的分水岭，以区隔成绩的优秀与否。

正态”的词源 Normal 有“规范”“标准”之意，而“优秀”却不应有明确的标准和模范，更无法用一个分数界定。当成绩游走在被“正态”的边缘，优秀率限制到底限制了什么？

“我被正态了”

学生常把成绩因为优秀率限制而被压低的情况称为被“正态”。在北京师范大学要求限制课程成绩优秀率的第一个学期，当绿绿看到上个学期的 5 门专业课有 4 门是 89 分时，他无比确信自己“被正态了”。

根据北师教务部官网发布的通知，“课程成绩应有相应的区分度，且应呈合理的分布。既体现严格的学业要求，又考察出学生学习效果的差异。20 人（含）以上的教学班优秀率（90 分及以上）不应超过 30%；20 人以下的教学班

应参照上述优秀率要求，根据课程的实际合理控制优秀率，但不应超过 40%（低于 10 人的情况除外）”。如果不满足这个要求，任课教师将无法在系统中提交全班同学的成绩。

在此之前，绿绿有不少课程都能拿到 90 以上的分数。偶有一两门课被“正态”不足为奇，而当大部分的课都被“正态”时，绿绿面临着排名下降的危机，可能保不了研、出不了国的焦虑席卷而来。其中一门课程的助教告诉绿绿，他的作业做得比另一个班的第一名还要好，只是这个班里还有七个人做得也很好，所以他就只能得到 89 分。这个成绩并没有良好地反映出他在这门学科上的能力，这让他陷入了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可是为什么，在另一个班的十几个同学做的不如我，但成绩却是优秀，我就不是呢？”

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一年的明棠依然对这种感觉耿耿于怀。对外经贸大学曾经规定 40 人以上的班级优秀率（85 分以上）不超过 35%，40 人以下则是 45%。具体到明棠所在的班级，这个百分比意味着全班只有前 10 个人能拿到 85 分以上的分数，曾经连续两个学期所有的专业课，明棠都恰好排在第 11 名。明棠无法接受，自己与前一名同在一个教室上课，同样为了成绩不遗余力，自己却完全被卡在“优秀”之外。

明棠想不通自己为何落于人后，只好开始高强度饱和式“参与”课堂——一次课堂展示要准备一个月，内向的她开始争取成为小组长，排在自己前几名的同学发言后，为了自己不被落下就跟着立刻发言，即便她根本没有想好要说什么，只是在老师面前“刷个脸”。她费尽心力，只

为了证明自己至少有一门课能挤进“优秀”的行列。

在“正态”的压力中，明棠经历过同学间各种“卷”的方式。每天都有人备好瑜伽垫或伸缩桌椅，在不熄灯的宿舍电梯口前通宵。为了抢到一个小组队长的名额，在开学第一课征集好队员，表现出自己有想法、有能力、有资源，还要以谦让态度让自己被“推举”成组长。如果当不成组长，就要想方设法成为那个上台展示的人，斤斤计较着小组分工，要细致地写出每个人负责的具体工作。

明棠形容这种感觉是“每一天都生活在企业面试的无领导小组讨论环节之中”，看似互相合作，实则在想如何压过队友的风头，抢占前 35% 的位置。



▲明棠在电梯口刷夜时的照片

面对“正态分布”的规定，老师也十分无奈。曾有多位北师老师表示过自己曾向教务报告请求上调所在班级的优秀率，争取让真正优秀的同学不被“正态”，但即便是不到 1% 的增幅，都没有被通过。明棠曾选了一门只有 10 个人的课，其中只能有“4.5 个人”的成绩能算作优秀，老师不断向上级打报告，才让第 5 名同学的成绩也上了 85 分。

为了增加自己不被“正态”的可能，下限三千字的论文写到四五千才罢手已是常态。绿绿所在专业的老师为了防止学生“水”字数，在布置作业时都会强调“有多少话就写多少字”，老师会给内容多但无意义的作业很低的分数。不少老师在布置作业时也会增设字数上限。

缺乏灵活性是“正态分布”最常被诟病的问题。一些不适合显著区分学生优劣等级的体验类和通识性课程也被塞入“正态”的标准中。在北师，地理学部的野外实践课程也要遵守“正态”规则，为了拿到更好的成绩，学生白

天在野外辛苦勘探，晚上还要熬夜准备最后的展示汇报。计算机通识课的期末成绩即是上机考试得分，班级中大部分同学都能掌握课程要求的操作技能，成绩普遍很高，而在正态政策初行的 2022 年，老师只好统一将每个人的平时成绩下调 10 分，使总成绩的优秀率能符合要求。

这个体系拒绝认证超过 35% 的优秀：整个校园中，没有任何一个班级，被允许在一学期的授课后，拥有一名可以拿 90 分的“第 36 名”学生。

港澳地区的大学和国外如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学校也存在“按照一定规则调控分数”的政策，其中依据班级成绩比例划分等级的方式，一般称为“curve”，其比例依学校院系有所不同。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给分要求为：A 和 A- 等级人数共 20%-30%，A 等级控制在 5-10%，部分专业的 A 等级可有 20%；按照原始分数划分等级的方式则应用于通识类课程。美国的大学同样是两种方式并用，由授课教师决定采用何种方式。在知乎上，有关美国大学“正态分布”的问题，大部分回答表示，“curve”反而让成绩提高了。

为何“正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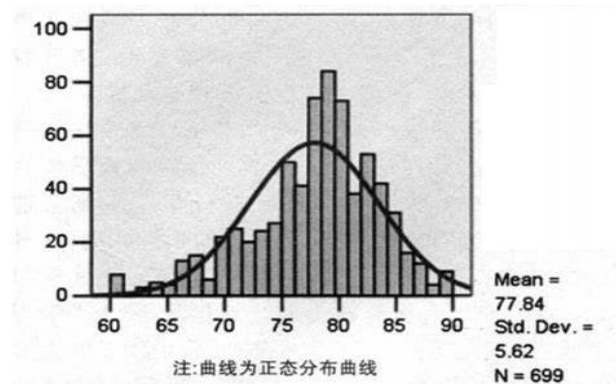
根据北师一位老师的说法，实行正态分布政策的原因，是此前有部分文科院系老师给分过高，一个班级多半学生能在 95 分以上，导致整个院系的分数水涨船高，在评奖评优时缺乏必要的区分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正态”确实能扼制分数的“通货膨胀”，但部分老师给分不合理的问题并未解决，反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谁会被正态”的答案，有时候与学生的实力并无联系。有的老师将选择权交给机器，北师地理学部有助教写出了生成符合正态分布成绩的代码。中国人民大学的“幽灵”（化名）同学好不容易在选课时选到了心仪的辅修课程，但院系为了保护本院学生的优秀率，将辅修学生的成绩限制在优秀以下，即便表现再好，最后也是 89.4 分，四舍五入仍是 89 分，以 0.1 分之差与“优秀”失之交臂。

大学的作业和考试不同于高中时每题都有标准答案和小题分，评分标准和要求大多只在评分人心中，学生难以捉摸。看到自己处于优秀率边缘的成绩，学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能力本就如此，还是运气不佳被“正态”了，也不清楚如何能成为“优秀”，被焦虑包围而不知所措，只好卖力在老师面前刷存在感。缺乏规范合理的评分标准，正态分布政策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相比之下，澳洲国立大学每一门课程的作业、考试都有书面的评分标准，在学校课程平台上都可查询。评分标准中每项标准的占比和评判都会给出，最终分数由改卷老师按标准决定。开诚布公的标准不仅能在评判中尽可能保持客观公正，也能更好指引学生朝着学术意义上的“优秀”努力。

正态分布原则的核心是中心极限定理，其原理是：不管原始数据的分布是什么样的，如果每个样本的容量大于 30 个，从这个原始数据中多次抽样，对于每个样本计算出统计量，这些统计量的分布接近正态。而非只要一个样本中的原始数据的个数大于 30，这个原始数据的分布就接近正态。因此，刻板地要求成绩符合正态分布本身就不符合科学性。学生本不应该承受不合理的优秀率限制规则而导致的异化和内卷。



▲某大学专业课成绩正态分布图

优秀 = 成绩好？

优秀率限制将“优秀”这一概念与一条鲜明的分数线绑定，清晰地横亘于同窗之间。

两个学期都被排除在“优秀”之外让明棠一度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个专业，她和系主任聊了自己的困惑，系主任还疑惑，这个女孩平时表现挺好的，怎么会觉得自己不优秀？“这个优秀率在这，我怎么能觉得我优秀呢？”，明棠心想。直到考研上岸后受邀给学弟学妹介绍经验，她觉得自己连优秀率这道坎都没迈过去，自己配给人介绍经验吗，“我只能介绍一些不那么优秀的人该怎么在这个学校里生活的经验”。

绿绿在初被“正态”时也深陷焦虑之中，得知别的学校同样有类似的规定，甚至更为严苛，绿绿心理平衡了许多。在一次讲座中，绿绿曾向领域大家提问，如果自己对这个

方向感兴趣应该要学什么，老师只回答了一句话——“大学四年最重要的是找到你的 passion 在哪里”。绿绿意识到，大学四年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自己人生真正想要的东西在哪里，他慢慢反思成绩对自己是否如此重要。

绿绿也借班级前往港澳地区大学交流的机会了解他们招收研究生的要求，他发现那里的教授们不在意专业绩点，最看重的是研究方向是否匹配，以及能在交流当中展现出自己有胜任科研工作的能力。而这些在绿绿看来，与成绩没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他现在仍会因考试而焦虑，但已不再纠结于自己的成绩是否被“正态”。

绿绿坦言，是被“正态”后面可能无法保研的现实才让他重新思考成绩的重要性，有些弄巧成拙的意味。但对于刚经历高强度应试教育的大学生来说，能反思以成绩为标准的评价体系、找到自身的价值坐标是相当困难的。

明棠曾难以摆脱“作为学生就应该考高分”的路径依赖，“我感觉我好像就是因为高中一直是好学生，所以习惯性地想去做好学生”。高中时表现不如明棠的同学去了没有“正态”的学校，因为拿了 88 分而难过，而自己却为一个 85 分高兴好几天，88 分对她来说已经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分数。可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要如何能认识到既有的评价体系并不决定一切呢？明棠花了整整四年，才琢磨出真正的优秀和优秀率限制下的分数其实没什么关系。

看到身边不少人仍深陷成绩焦虑的泥潭，绿绿也爱莫能助。绿绿认为是自己随和的性格让他容易看得开，但对有些人而言，成绩焦虑困扰着他们，也帮助着他们，甚至成为了性格的一部分。“在很多人在学习怎么成为一个好学生的時候，我在学习怎么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果一个人可以把目光从成为一个更好的学生放到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上面，那 ta 就会放松很多。”

现实一种

优秀率分界线的一分之差，换算成满分 4 分的绩点制就是 0.3 分的差距。尽管境外大学的教授不甚在意成绩，但在申请学校时成绩依然是一项关键指标。

大学四年，明棠拼尽全力把均分刷到了 84.9，但她从中介了解到自己的意向专业申请 G5（指英国的 5 所精英学校：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最低要求是均分 85，出国意愿因为自己“难看”的绩点退缩了。班里有 4 个保研名额，明棠排在第六名。前四名中本来有两人更倾向于出国，但同

样因为成绩不够漂亮，申请不到理想的学校，最后还是选择保研，一个去了清华，一个去了北大。明棠与保研又失之交臂。

如今对外经贸大学已将优秀率标准调整为“90分（含）以上，优秀比例控制在25%以内”，比过去要合理许多。明棠为学弟学妹们高兴，却始终无法释怀四年来因“正态”而起的焦虑和痛苦，和自己被绩点改变的人生道路。

在日趋内卷的环境和就业压力下，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仿佛只有努力争一个好成绩是唯一明确的方向，于是选课更在意给分，而非能学到什么；升学是为了更好就业，而非学术热情。

在求生欲面前，求知欲显得如此不值一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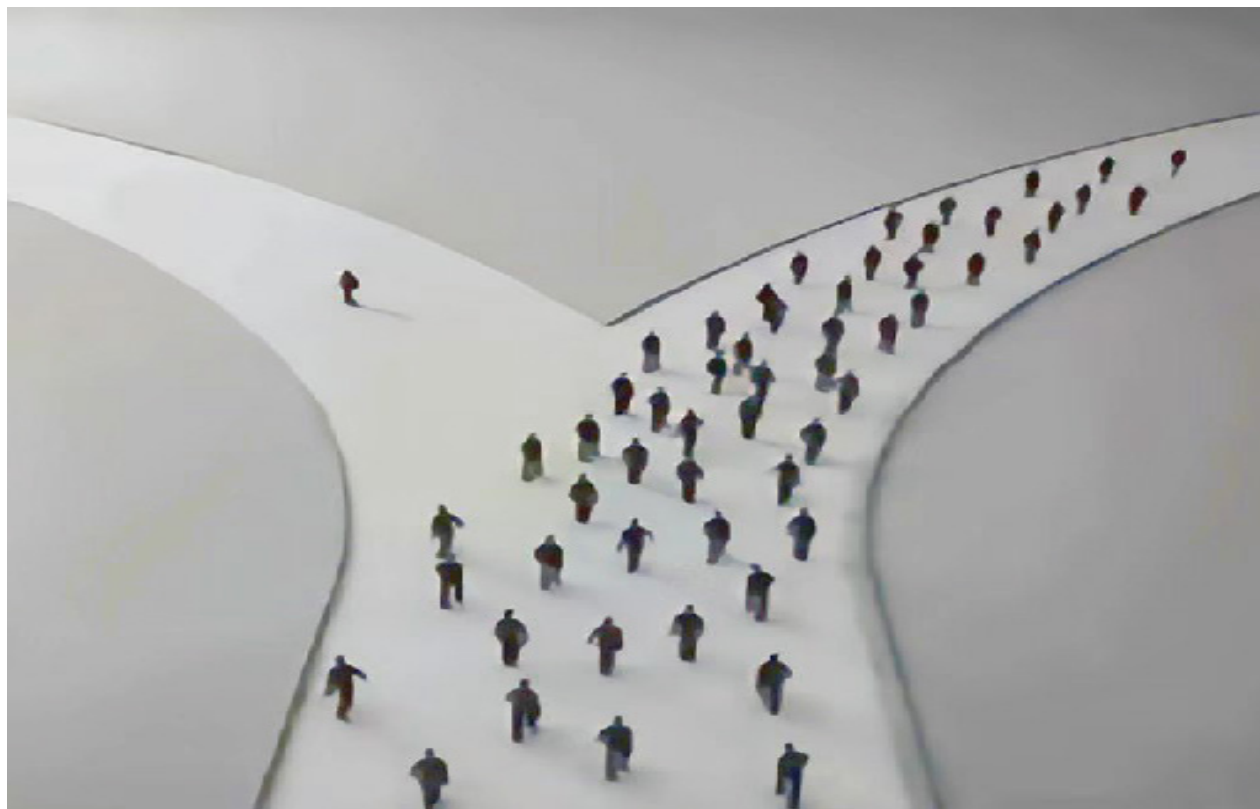
留学澳洲多年的 Richard 深刻感受到澳洲与国内教育

逻辑的不同，“你首先是你自己、一个对自身负有全责的成年人，然后才是大学生，大学只是你当下人生的一部分”。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内地生十心则发现，本地学生很少继续读研，对他们来说，只要有港大 / 港中文 / 港科大的名校牌子，就足够他们本科毕业找到不错的工作。最在乎绩点的是内地生，特别是近年的就业形势变化，海外申研要求绩点让他们对此更加在意，“几个大的内地生学生社团都在走向没落，没什么人愿意参加了”。

即将大三的绿绿面对未来依然很迷茫，他只能告诉自己，迷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要害怕，也不要后悔。

“能保研就保研，不能保研就出国，反正还是得有书读。”

作者黄欣玥，北京师范大学2021级历史学本科生。



我们 走向何方

| 栏目 · 倒带

06 虚拟与现实：游走于
双重世界的 Z 世代

07 一名成为中巴车司机的小镇女人



/

算法交织的现实，
时代推崇的新神。

虚拟与现实： 游走于双重世界的 Z 世代

虚拟和现实仿佛交织成一场似真似幻的梦境，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梦中人”，同时也都是造梦者和筑梦师。

撰文 | 侯玉丽
美编 | 侯玉丽

虚拟世界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小说《神经漫游者》就预见了一个由网络和虚拟现实构成的未来。近年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尤其是“元宇宙”的兴起，更是把人们对虚拟世界的探索推向了一个高潮。

虽然“元宇宙”概念的热度似乎在疯狂追捧过后逐渐消退，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仍在不断渗透交融的态势毋庸置疑。在游走于虚拟世界的人群中，Z 世代展现出极高的参与性和适应性。Z 世代指的是 1995—2009 年之间出生的人，当前处于 15—29 岁之间的年龄段，他们是典型的“互联网原住民”，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双重世界中生存。

“花花世界迷人眼”：Z 世代从现实到虚拟的转向

Z 世代迎着新时代的春风，是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普及背景下成长的一代，具备着极为突出的群体特征。在集体意识有所消减的同时，个人意识大大增强，与随大流相比，这些年轻人更追求内心的自洽。因此，相对于其他群体，他们转向虚拟世界的心理动因更强。

虚拟世界涵盖学习、社交、娱乐、购物等多项功能，能够充分满足日常需求；同时，虚拟世界给予了人们“社交回避”的空间，成为逃避现实压力和挑战的避风港，提供现实中难以获得的支持和归属感。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虚拟世界呈现出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是时间虚拟化。根据《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28.7 小时。虚拟世界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留住”人们的时间。以游戏《江南百景图》为例，玩家在游戏的各种行动，如建造、探险、生产农作物、烹制菜肴等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时长从 15 分钟至 2 个小时不等。一些玩家就会抱着“等这个任务完成”的想法，继续在游戏里停留，时间也在一个一个的任务中不知不觉地流走。除此之外，某些游戏还会设置专属的“虚拟时间”，更大地消解了用户的时间意识，对喜欢追求新奇体验的 Z 世代具有极高的吸引力。



▲江南百景图中的建造时间

第二是社交虚拟化。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身份的虚拟，人们在虚拟世界中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现实的束缚，众多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地域、工作甚至年龄、性别等都可以自由

选择更改，给自己打造一个全新的身份，人们似乎拥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在网络世界里徜徉，虚拟世界成为“桃花源”般的存在。其次体现在关系的虚拟。虚拟空间中，Z世代基于兴趣和爱好形成了众多集聚的“趣缘群体”，其中很多都是与现实关系无关、只在网络中维系的独特社群。由于只有线上的非面对面交流，人们在这一类社群中展现出一定的表演特征，在头脑中构建“媒介形象”。

“敢教日月换新天”：Z世代对现实世界的数字化重构

虚拟是现实的映像，但又不仅仅是影子般的存在，而是具有反过来重构现实的能动性。Z世代作为生产力和创新性极高的群体，其在虚拟世界中的参与对现实世界的数字化重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Z世代从现实到虚拟的转向中，个体智识和社会网络发生改变。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个体可以进行各个知识领域经验的分享，获得新的信息，获取新的学习和就业机会。例如，疫情期间，出于生命健康安全考虑，许多人需要居家隔离，此时网络成了人们获取信息、共享资源的重要渠道。此外，很多情况下虚拟空间中关系会延伸至现实，影响到现实中的社交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每一次滑动、点赞、分享，都是用户在现实世界中身份认同、情感交流、价值表达的体现。他们形成了特殊的群体，例如粉丝超话群体会不定期组织线下活动，很多人在“团建”中结交新朋友。马克思曾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虚拟世界的参与可以塑造个人的性格。短平快、多模态的信息环境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也被深刻影响，例如养成虚拟世界生活和消费习惯等。以一个社会现象为例，当我们所关注的事件现场离得较远时，很多人会选择打开手机直播，并在直播弹幕界面进行互动。

新技术催生了一系列新事物，也一定程度上重构了现实社会。Z世代在职场中推动了远程工作的普及，利用数字工具进行高效协作，不仅提高了工作灵活性，还改变了办公空间和城市化发展的传统模式；在经济层面，Z世代积极参与数字货币（如比特币）和NFT（非同质化代币）的交易，推动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新的商业形态和投资方式的出现；此外，Z世代创建和参与各种线上社区，打造讨论、合作和共享兴趣的虚拟空间，甚至衍生出新的文化和社会规范。社会的底层架构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形势下，内容创作和意见表达呈现去中心化，人们通过虚拟空间发表意见、参与社会决策；

但另一方面，再中心化趋势也逐渐浮现。例如，当平台通过垄断资源和控制话语权来巩固其地位时，平台的权力就成为了制约人们生活的重要存在。

“不识庐山真面目”：虚拟和现实的边界何在



▲元宇宙的未来图景

当现实世界向虚拟空间延伸，当虚拟中的元素逐渐化为真实，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似乎在逐渐消弭。元宇宙的概念提出者就希望打造一个高度沉浸、互联互通的虚拟“仿真”世界，用户在其中进行社交、工作、娱乐等活动，大多数现实世界需求都可以被满足。虚拟与现实世界在物理存在上有本质的区别，尽管虚拟世界可以模拟现实世界的物理特性，但其本质上是由代码和数据组成的。然而在感官体验、互动方式、法律伦理、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的实践中，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仍展现出不断融合的趋势。

这种融合是否带来了隐患和风险？答案是肯定的。虚拟世界“非真实”的内核，可能会让人们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例如，当身份真实性不再可考，当情感套上伪装的“外衣”，如何保证信任系统不被摧毁？现实社会的运行怎样才能得到保障？当机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被重新考量，人反过来也会被机器形塑，例如出现视力、体力等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虚拟数字技术的发展会将人类历史之船引向哪个方向，尚且是未解之谜。而Z世代作为当前甚至未来几十年内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其对虚拟世界的观念态度和参与程度极为重要。

未来已来，未来却也尚未到来。推特改名为X，脸书改名为Meta，似乎都提醒了人们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正在向我们招手。虚拟和现实仿佛交织成一场似真似幻的梦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梦中人”，同时也是造梦者和筑梦师。我们无法确定未来的具体面貌，但仍然应该保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去探索自己和世界的无限可能。

作者侯玉丽，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传播学研究生。

一名成为中巴车司机的小镇女人

“赚的钱虽然少，吃饱穿暖就行了，
还要留下生命钱”。

记者 | 王泽欢
美编 | 温 馨

49岁的韦晓霞做了5年的县城中巴车司机，成为这个行业少有的女性，在艰难地支撑生活的同时保持着对未来的希冀和对他人的善意。从网络世界中走出来，在她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坚韧与朴实，看到普通人世界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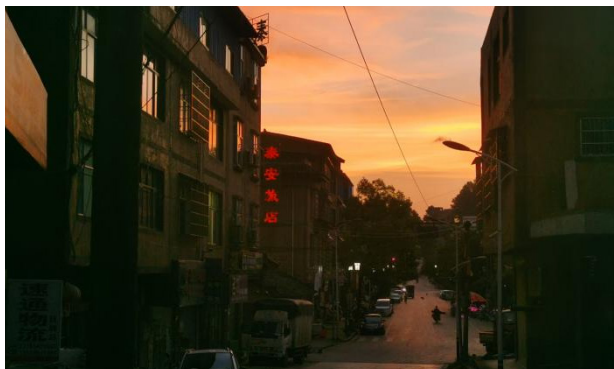
经历

“塘州一廷牌，塘州一廷牌”，韦晓霞用方言在车站门口来回吆喝，被阳光晒得黝黑的她来来回回走了五年，几乎全勤。这位水族妇女生活在以马尾绣闻名的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下午一点十五左右，她驾驶的中巴车将从三都县城出发开往塘州一廷牌方向，她是这条线上唯一的女司机。这条路是县城与乡镇间流通的纽带，也是她后半生的依靠。



▲ 韦晓霞在车站门口吆喝

这趟车会从国道开到县道，公路镶嵌在群山之间，起伏连绵，道路一旁是山坡，一旁是悬崖，一个弯、上坡，两个弯、下坡……她身体微微前倾，眼神追随延伸的道路，右脚在油门与刹车间快速变换，右手在方向盘与拉杆间移动，在小镇里，没有固定站点，有人招手就停，有人喊下车就停，票价从十五元到两三元不等。从三都县城往南走近44公里就到了目的地，这里是车的目的地，也是韦晓霞的目的地。她将车停到家门口，时间过了19:30。



▲ 车的目的地（受访者供图）

韦晓霞近50年的人生都在廷牌这个地方度过。21岁之前，她在离现在的家大概5公里的原来的家里生活，下面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她比最小的孩子大14岁。作为家中老大的她每天都要割猪菜、喂猪、上山砍柴、挑水等，考虑到弟弟妹妹们要读书，读完初中后她开始工作，在村里的小学代课，语文、数学、自然等都教，村里的孩子上

学晚，一些留级的学生与她年龄差距不大甚至同岁，而缺乏教学经验的她不免遇到许多困难。有一次一位同寨子的男学生在课堂上与她对抗，直呼她父亲的名字，语气戏谑，她“那时不知道怎么办，就急哭了”。



▲初中时的韦晓霞（左下第一位；受访者供图）

代课的费用一个月60元，大部分用来贴补家用，韦晓霞做着那个地方那一代人的寻常事。那一代人最寻常的事，就是到了年龄就结婚生子。20岁的她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年龄到了，媒婆来家里问了就同意了，再大一点就要被别人说（指指点点）了。”自此，她结束了自己的代课生活，21岁结婚，22岁生第一个孩子，25岁生第二个孩子，27岁生第三个孩子，29岁生第四个孩子，在7年间生了两男两女。

在水家人传统的婚育观念里中，多子就多福，韦晓霞成长在孩子多的家庭里，也认为自己的孩子需要兄弟姐妹的陪伴与帮扶。婚后，她与丈夫一起做过许多事：开杂货铺，卖衣服，卖米粉，自己做豆腐卖，收破烂，卖鸡，开面包车载人，接着，人到中年了。被问及结婚前的愿望，她说：“当时想好好教书，考正式教师，一个月180元。”

生活总是如此，看似有很多选择，其实是没得选。每一个选择背后都蕴含了人对时代、社会规则的顺从或突破，韦晓霞选择了顺从，但她也一直在突破自我。

困境

43岁的韦晓霞决定考中巴车驾驶证。“我从小就喜欢车，我爸买了一辆单车，比我还高，那时我就开始骑了。后来接触了更多车，开过三轮车、大货车、面包车。”而“看到中巴车能载的人很多，当时人们喜欢坐中巴车，能赚钱”成为她开中巴车的初衷。于是，她凑了21万，买了第一辆二手中巴车。

韦晓霞前后雇了四个师傅开车，都做不长，每个月得付给他们4800元的工资，开车赚的钱恰好能覆盖工资，“还是得自己学，不能浪费那么多钱买来的中巴车，停在那里也不是办法”。44岁时她考取了驾照，实习期一过，她就成为了中巴车司机。



▲韦晓霞的中巴车

但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

中巴车运营需要正规的资质，韦晓霞加入了当地管理中巴车的公司，按顺序按时间进行运营，一般情况下每天跑一个来回，每趟的柴油费随油价在110至150元之间浮动。同时，她每月要交给汽车站200元的检车费，交给公司150元的GPS服务费和600元的管理费，还要进行四个月一次的二级维护，每次至少680元，以及审车费、保险费等，每年在开中巴上花费合计几万元。即使交上去那么多钱，没有工资、没有五险一金，韦晓霞还自我开解道，公司给中巴车存档，没有公司，自己的中巴车也就不能跑。

此外，面包车载人（俗称打黑车）现象不停反增，车主们将乘客拉到自己的车上去等，中巴车常常被抢客。韦晓霞的中巴车在早上七点二十左右出发前往三都县城，她通常会六点十几就起床，将车开到指定地点后去找人坐车，那里已经停了许多“黑车”，从前的“人等车”变成了如今的“车等人”。下午一点十五左右，她的车将要往回开，

也要遇到同样的问题。由此，她吃饭与休息的时间被缩减，早餐有时候是一个豆沙包，大多时候没有；中午饭吃点酸汤泡饭、馒头、粽子等方便的食品，在车上休息几十分钟后到车站门口吆喝揽客。遇到等得不耐烦的乘客，经过社会锤炼的韦晓霞不再是无计可施的“小白”，也不再会急哭，她会劝导乘客“别急啊，越急越乱，大家都是有事要办的，我们就再等会儿，还有人没上车，我肯定会准时把大家载过去的”。安抚好乘客后她继续游走吆喝，“有时候有人预约位置却没来，让想坐车的人不能坐”，“有时候只有三四个乘客，到时间了那也要开，要把人送到目的地”，车载满人的情况并不多。

结束自己的行程后，她往往还要开自家的面包车出去载人，成为“黑车”司机中的一个，靠近路旁慢慢地开，询问每一位在路边等的人，“一天挣个几十也好”。在节假日，韦晓霞也不敢轻易给自己放假，“不敢放假，不跑就没钱啊”。



▲韦晓霞在开车

这个依靠并没那么长久，过去与未来，她都面临不少问题。

在过去，她和丈夫到处奔波做生意，无暇顾及自己的父母和孩子。虽然父母离自己只有几公里，但“太忙了，不能像别人一样常常回去看看父母，给他们点钱用”。与自己住在一起的孩子她也无法照顾到，每天天没亮就出门，晚上十点后才回来吃晚饭。“我只记得童年的时候爸妈是缺席的，直到初中我们的交谈才多一些，我与弟弟相差两岁，一起玩，爸妈很忙，我们经常饿肚子，家里买了很多西红柿，饿了就吃”，她的二女儿说道。开中巴车后，韦晓霞终于能在八点多回家，和儿女们一起吃晚饭。

而在未来，近五十岁的韦晓霞还有十年的时间开车，

“开中巴车可以开到六十岁，如果不开中巴车了就得出去打工，那么多岁了也不知道别人要不要咯，孩子要读书，不找就没钱给她们。”

“有钱的情况下先给她们生活费，没钱生活费就没了，太难了”，她哽咽道，眼角布满愁苦的细纹，眼里充满难言的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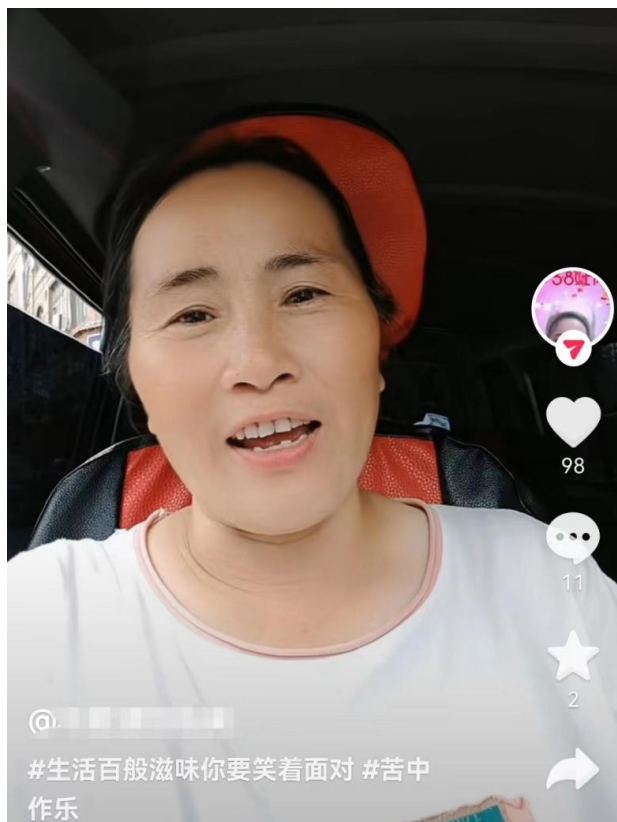
希望

如此艰辛的生活让她深知读书的重要性，但现代社会培养一个孩子上学的费用对于这个家庭已是不易，更何况是四个。“但她每天乐呵呵的，坚持供着我们四个上到大学，因为她觉得我们都长大后她就可以享福了，比如在城市里生活，晚饭后去广场和其他老太太跳舞”，二女儿说道。面对访谈，韦晓霞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多看书，找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一开始肯定有点难，后面会好的。”对儿女的期许也是对未来生活的期许，所以她宁肯现在艰苦一点，衣服裤子二三十块钱都能穿，买超过一百的衣服就会穿得很久，“赚的钱虽然少，吃饱穿暖就行了，还要留下生命钱”。



▲乐呵呵的韦晓霞

在实现跳广场舞的梦想之前，她找到了“平替”——拍抖音。给中巴车加油、检车、拉货后，如果还有空闲时间，她要么坐在驾驶座位上拿着手机对着自己的脸唱歌，要么站在中巴车过道上，将手机固定在前方对准全身，开始跳舞，带上“#生活百般滋味你要笑着面对”“#苦中作乐”“#快乐与年龄无关”等标签发表出来。点赞评论虽然少，但都是来自各方的善意。



▲ 韦晓霞拍抖音

这个善意她很好地在现实中撒播出来了。有人要去医院，她会将人先送到医院门口再调转车头回车站；有人在车上抽烟，她一看到，就会以轻松的语气说：“大哥，我们车上有小孩子和老人，还有一些人是闻不得烟味的，要不你忍忍？或者先下车抽？”遇到一些老年乘客，她会想起自己年迈的父母，感到心疼，一般会少收车费或者不收他们的车费，希望他人遇到自己的父母时也能同自己一般。有一次，一位在塘州卖辣椒、西红柿的老婆婆乘上她的车，她直接让老婆婆称些辣椒抵车费，老婆婆不好意思又称了点西红柿，她坚持给老婆婆钱。

虽然在网络世界中游历，但她并不被网络上的某些负面风气所影响，反而更多了些坚持与宽厚。

生活还在继续，韦晓霞也还在探索和等待新的可能，驾驶着白绿相间中巴车的她在群山间行进，道路蜿蜒，但还好平整顺畅。 

作者王泽欢，北京师范大学 2020 级传播学本科生。



回望 角落里的微

| 栏目 · 清唱

08 小城教育家

09 不愿醒来的梦

The image features two tall, dark silhouettes of power line towers against a dramatic sky at sunset or sunrise. The sky transitions from a deep blue at the top to a warm orange and pink near the horizon, with scattered clouds catching the low light. The power lines and their insulators are clearly visible against the lighter sky. In the foreground, the dark silhouettes of some trees and bushes are visible at the bottom.

光

/

微尘何须成山岳？
君子傲立入世间。



小城教育家

晓，小也；惠，惠及。

自己力量小，做点小贡献，做家教收入不高，却能为学子和家长排忧解难，
实乃惠丰之幸。

记者 | 武钰萍
美编 | 郑婉清扬

图片上的白衣男人（化名惠丰）是山西省高平市一名普通的化工厂工人，与其他工人不同的是，下班后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小区单元楼的地下室里，经营着并不盈利的“晓惠家教服务中心”。他的课堂在地下车库，一块粘在墙壁上的黑板、两张简易的木质长桌、几个红色的塑料凳，构成了一间“教室”。

2023年7月23日晚，他正在给三个初中生和他们的家长开一场“观点共享会”，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

十年前的一份肉汤

惠丰是我的继父，他于2013年来到了我的家里，那年我11岁，处在妈妈与生父离婚的第四个年头。

第一次见到惠丰是在2012年的夏天，那天舞蹈班刚下课，妈妈骑着电动车带我回家。买了一份肉汤后，她把车停到了陌生的小巷，让我把饭送到巷子尽头、小院二楼的“老师”家。小院的空气中弥漫着雨后腐水的酸臭，通往二楼的台阶陡峭而狭小。楼梯走到一半时，我听到脚步，循声看去，一个男人正抖动着浑身的肉走下楼，他看着三十岁左右的样子，面相善良，整个人呈现出疲惫又羞涩的状态。

“老师，这是我妈妈给您买的肉汤。”我察觉到他不神的眼里突然闪过慌乱和惊讶，紧张地回道：“哦哦哦，行……”，接过饭后他简单告别，立马转身，快速上楼。我心生疑惑，却无法道明。直到一个月后，本该驶向家的电动车再次停到了小巷前，记忆倏然泛起，妈妈牵着我再

次走上了陡峭窄小的楼梯。

借着昏暗的顶光灯，我看到“老师”家俨然是一个简陋版的教室，有黑板、有课桌、有凳子，墙壁上还有“晓惠家教服务中心”几个大字。我瞬间明白了妈妈为什么称他为“老师”，更好奇眼前憨厚的他是什么样的“老师”。

从高数99分开始

惠丰并不是高平本地人，他出生在邻县——沁水县的一个贫困家庭。1999年，他考入了阳泉职业技术学院，在大一的高数考试中得到了99分（全校第一）的高分，被老师介绍给一位学生做家教老师，由此开启了他的家教生涯。

谈起这段“光荣历史”，惠丰的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笑容：“我的高考数学分数其实很低，小时候学习也不是特别努力，是属于笨蛋类型的，大学时更没有想到自己高数能得99分，当然也不是纯靠运气蒙的，平时就是认真听老师讲课，好好做笔记，把老师讲的东西全部写一遍，自己下来再做习题，就能学好。”

因为家庭条件有限，明白母亲赚钱不易的惠丰，即使进入了一所大专，也没有像大部分同学一样逃课玩乐。在大学期间，除了上课，他最常做的就是“在图书馆看书到深夜十一点”。

惠丰第一次辅导的是一个初中男生，他利用大一暑假两个月和一个学期的周末时间为学生上数学课，除了传统的讲题、练题外，惠丰还会向学生传授一些自己学习数学

的技巧、纠正学生学习时的不良习惯。尽管当时大一的惠丰已经三年多没有接触初中数学，但在授课前，他已经把书中所有的知识点如数家珍般牢牢记住，学生询问的数学题，他全都会解。

在第一次的家教经历中，惠丰感受到了“乱草本”（草稿本）的重要性：“学生遇到难题，尤其是几何难题，总喜欢掰着个脑袋想，身边就一张试卷一支笔，什么都没有，在本来就小的图上划来划去，划到最后，题没解出来，图也看不清了。我跟他分享我做数学题时，不管题难还是简单，遇到几何题，先在乱草本上照着画一遍图，画大一点、清晰一点，有时候画图的过程中就了解了这个图形的结构，图画完了思路也有了，当然这种情况是少数，不管题能不能解出来，可以在乱草本上随便划线，不用在试卷上涂涂改改。这种方法可能一开始浪费时间比较多，但时间长了完全可以几秒钟画出一个美丽的草图。图画好以后，要在上面标好已知数据，直观的画面更有利于解题思路的产生。”

惠丰直言自己属于笨蛋类型，这种方法可能更适合一些数学基础差的学生。为了提醒学生做题时准备好“乱草本”，惠丰还编了名为“做题之法”的顺口溜：

乱草本伴左右，快快乐乐心情好。一日三餐顿顿饱，点点滴滴要记牢。做题时候兵马到，一看二读三思考。写写画画就知道，顺逆二路移解调。四动五落错不了。画画图，标标数，出思路。

第一个学生在惠丰的耳濡目染下，养成了做题画图标数的习惯，在半年的时间里，数学成绩提高了二三十分。得益于学生家长的热情推荐，惠丰又迎来了第二批、第三批学生……从大一到大学毕业，惠丰家教的活一直没断过。尽管每一批学生的数学成绩都有所提高，惠丰却认为这并不是评判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他教育学生的最终目的是“热爱学习，注重身体，养好习惯”。

2002年，惠丰大学毕业后来到杭州的一家物业公司工作，负责某小区的物业管理。琐碎繁杂的工作之余，他也没忘记大学时期的家教工作。惠丰会在每周开始前列好一周的家教计划，下班后，他前往不同学生的家中，为他们补习两小时的初中数学。

杭州作为省会，是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和金融中心，而阳泉仅仅是山西省的一个地级市。从阳泉到杭州，惠丰不仅感受到两个城市之间巨大的经济落差，更感受到教育水平和教育理念的不同：“自古江南出才子，在杭州这片土地，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家长对孩子

学习的重视程度，比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家长，同时请了七八个家教，周末把这些家教组织在一起开会，就像领导给员工开会一样。以前（在阳泉）的很多家长觉得给孩子请了家教花了钱就万事大吉，（我）天天见学生，想见一面家长都难。”



▲ 伴随惠丰十年的广告牌

在杭州的三年，惠丰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助力学生不仅要做题讲题，更要从身体、心理、学业上给予综合帮助，生活习惯、心理习惯、学习习惯的培养要同步进行。学生年龄还小，思考不够周全，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家长在学生教育中要扮演重要角色，要与老师统一教育思想，要注重孩子习惯的培养。

带着这样的教育理念，惠丰于2005年回到山西。他在高平市的化工厂找到一份工作，并在租住的农家小院二楼正式创办了“晓惠家教服务中心”，开始坐地家教。最巅峰的时候，惠丰收到了十七名学生，窄小的客厅被学生坐得满满当当。

晓，小也；惠，惠及。自己力量小，做点小贡献，做家教收入不高，却能为学子和家长排忧解难，实乃惠丰之幸。

地下车库的课堂

2013年，惠丰回归家庭后，家教中心数次易址，只有“晓惠家教服务中心”的广告牌一直没变，如今，这块广告牌挂在高平市某新建小区的地下室。惠丰每天下班后先坐电梯来到17层的家中休息片刻，又到地下1层的“教室”备课，每天约有1/4的时间呆在狭小的地下空间。由于长期少人来往，物业将地下室的电源关闭，惠丰还特地买了30W的锂电LED头灯放在地下室的屋内，将整个走廊都照得明亮。



▲ 像书房一样的地下室

尽管房间只有7平米，惠丰还是利用了一切可能的空间，将这里布置得井井有条，像个书房：除了放满书的柜子和书架外，惠丰将自己总结的“中心教规”“三大纪律”“三个健康”“三个终身”等教育理念，贴满了左侧墙壁，以时刻提醒学生“热爱学习、注重身体、养好习惯”。“课堂”“书房”四张有些发潮的白纸之间夹着惠丰自己制作的“心静”卷轴，挂满六支毛笔的笔架也被悬空在“书房”下方。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名句“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被惠丰贴在了右侧的墙壁上，在课桌上学习的孩子们转身就能看到。



▲ “课堂”“心静”“书房”

屋子最里边的书柜上摆着一排档案袋，这是惠丰为每个学生整理的个人档案，里面有每位学生刚来到中心时写的个人目标、平时的试卷作业、对自己想说的话以及惠丰给学生写的信件等等。从第一位学生到现在，惠丰为自己接触过的每一位学生都设立了档案，即使多次搬家，所有

资料也都完好地保存着。



▲ 惠丰整理的学生档案

7月23日晚上八点半，惠丰在地下室等待学生及家长进行一月一度的“观点共享会”。由于地下室过于窄小，人员到齐后，惠丰领着他们穿过地下室，来到空旷的地下车库。车库的墙壁上挂了一块大黑板，在黑板右侧紧贴墙壁的位置摆着两张窄窄的桌子，我和惠丰把凳子摆好，待学生和家长落座后，惠丰向他们发放了自己手绘的讲义，并在黑板上写下日期，开始讲授。



▲ 地下车库的“教室”

惠丰讲课时声音洪亮、神情自然，不仅讲题，更讲学习的目的、学习的习惯、学习的方法、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方法。他总是在黑板上逻辑清晰地列明讲授要点后，又用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心理学和自己的所见所闻来填充抽象的要点框架，上到“世界的本原”，下到某个学生T恤上的个性图案，似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与学习扯上关系。他喜欢记录学生生活中的趣事，又在很多天后的课堂中猛然提起，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当事人羞得不敢抬头，其他学生又笑得身体乱摇。每次看到惠丰大笑时

眼角挤出的几道皱纹，我都会想起十年前他从我手中接过肉汤时拘谨慌张的样子，一种不真实感漫在心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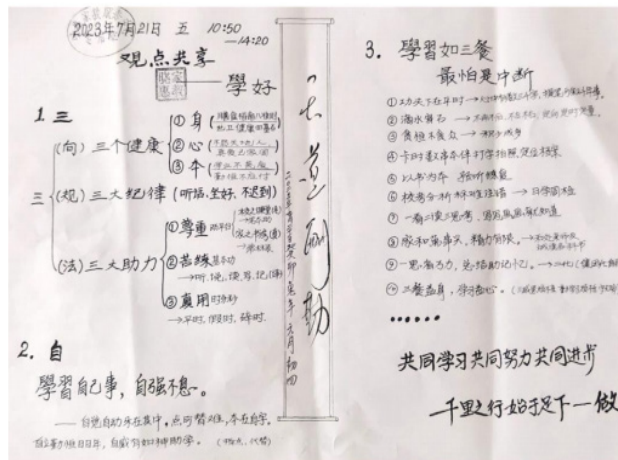
在当晚的共享会上，惠丰介绍了自己过去二十年不断实践修改形成的一套教育体系：

明确教学地点。让学生想明白“如何来？”“干什么？”“如何干？”三个问题，这是学习前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只有想明白为什么而来、想要得到什么而归、怎样得到三个问题，才能专心致志、不糊里糊涂、不虚度光阴地学。”

基本的规则。即惠丰自己编的“中心教规”顺口溜：“快快乐乐到中心，说话算话讲诚信。沟通交流常进行，认真认真用心听。举手之劳平常心，动手动脑动真情。实实在在做点事，认认真真写个字。自强自立和自信，生活学习要俭勤。”惠丰回忆在小院的时候，曾要求每一位学生背诵“中心教规”，一年过去，能全部背下来的学生屈指可数，“没有一位学生愿意背诵课本之外的内容，我理解也接受了现实，现在只希望他们能意识到没有规则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良好的习惯受益终身”。

方法的共享。“做题之法”顺口溜不仅包含了解数学题的方法，更包含了保持学习好状态的方法。“快快乐乐心情好”“一日三餐顿顿饱，点点滴滴要记牢”“做题时候兵马到”，除了天赋，惠丰认为三餐、快乐、积累、兵马也是解出一道难题的关键因素：“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本业健康，遵照膳食指南八原则去吃，养好身体；不怨天地人、真爱己家园，养好心理；学业不荒废、勤恒不应付，养好本业。做好以上几点，天下就没有解不开的难题。”



▲ 惠丰手绘的讲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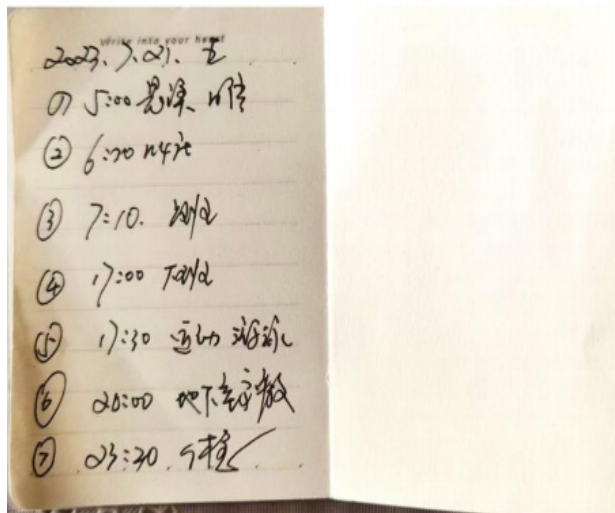
一月一沟通。惠丰每个月至少会召开一次“观点共享会”，与家长学子共同交流教育之道。他在每次开会之前

都手绘讲义并打印多份，方便家长带走思考。讲义上不仅工整地列出本次共享会的内容框架，还有惠丰的手绘插图，例如“天道酬勤”的卷轴、宏伟的天安门广场。

学费的收取。惠丰一直坚持学费助力教育的原则，坚决避免学费阻碍教育的情况发生，正如“晓惠”的名字一样，惠丰希望尽自己的力为学生和家长做点事情。今年惠丰共招收了五名初中生，其中有四名是无偿辅导。每次谈到学费问题，惠丰都淡然地说：“学生热爱学习、身体健康，家长满意放心，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早上五点，我在读日语

惠丰的7月21日是这样安排的：5:00 出门晨读日语，6:20 回家叫儿子起床，7:10 分上班，17:00 下班，17:30 运动游泳，20:00 进行家教，23:30 休息。他一天的睡眠只有5-6小时，白天小憩后眼睛经常发红，晚上回到家倒头就睡。



▲ 惠丰一天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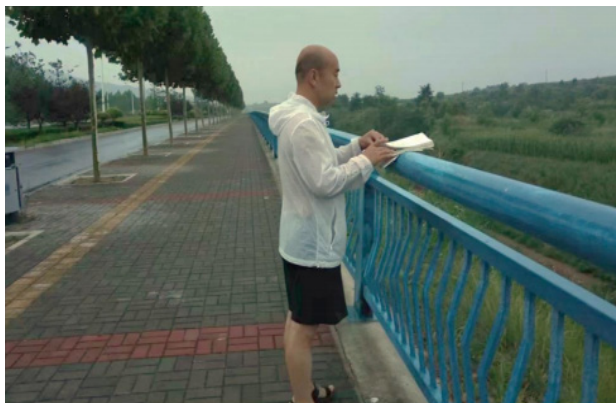
清晨出门买菜的邻居经常看到惠丰拿着一本厚厚的黄皮书出门，骑电动车到马路边朗读，读的既不是中文也不像英文，“是听不懂的语言”。惠丰在大学时自学过日语，学得最好的时候，可以不用翻译看一部日剧，在“晓惠家教”的辅导内容中也包括了日语入门，尽管从来没有学生要求学习这部分内容。

在小院的几年，由于学生数量比较多，惠丰工作之余的重心都放到了家教上，日语的学习断断续续，有时三四个月也看不完两页日语书，直到2015年前后，惠丰才重新养成了每天学习日语的习惯：“今年暑假，单位每天都安排了白班，工作时间固定了，正好夏天天亮得早，我就



每天清晨出去读会日语，呼吸新鲜空气。刮风下雨了我就去地下室或者车库里读，反正每天都坚持，到今年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

2015年起，惠丰开始运动健身，在八年的时间里从180斤减到140斤，即使要兼顾工作和家教，也每天抽出至少一小时去健身馆游泳，在公司举办的百人游泳比赛中，他还获得了第七名。除了运动，惠丰还保持健康饮食，严格控制自己的食量，之前一顿至少两碗半、一天四餐的胃口，现在稳定在一顿一碗、一日三餐，如今惠丰已经有了四块腹肌，但他仍在努力。谈到动力，惠丰说：“只有自己自律、热爱学习、生活健康，学生才有一个好榜样。”



▲ 惠丰在晨读

高平是个物质需求远高于精神需求的小城，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或赞同惠丰的生活方式。他曾以家教为由多次拒绝了同事的喝酒邀请，同事不解：“做家教赚不了几个钱，劳神费心，何苦？”妈妈也总是在恼火的时候抱怨惠丰“一天到晚在外面乱跑，家里的活干不了一点”。在教育问题上，急于提高成绩的家长与慢慢培养习惯的惠丰总是会产生分歧：“教数学为什么不做题而讲大道理？”“一天两个小

时净有一个半小时在这听故事，这样孩子成绩能提高吗？”甚至还有家长因为惠丰不收礼、不喝酒认为他虚伪好面子。

面对形形色色的不理解，惠丰的心里没有任何想法，他只是说：“终生运动，终生学习，终生乐观，你不找烦恼，烦恼也不会找你。”



▲ 骑电动车

22日早上五点，惠丰又骑着电动车载着黄皮书，开启了新的一天。 

作者武钰萍，北京师范大学2020级传播学本科生。

今敏：不愿醒来的梦

我们在梦境中发现现实的倒退，也在日常中发现希望的向前。

这是今敏留给我们的，无法回头便要无愧于心。

撰文 | 叶晨灏
美编 | 温馨

我拒绝抗癌剂，想要通过相信与世间普遍的观念略有不同的世界观活下去。感觉拒绝「普通」这点，倒还挺有我的风格的。反正多数派当中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即使是医疗方面也一样。同时这次也让我认识到，现代医疗的主流派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机制。

「就在自己选择的世界观当中活下去吧！」

距离今敏在病床上为世界留下这段最后的文字，已经过去14年。14年间，角色拥有了超越平面的复活可能，大模型涌现已可以轻松链接画面与想象，而人们依然怀念这位与宫崎骏、押井守、大友克洋齐名的日本动画大师，怀念他在光影世界里造梦的疯狂，怀念他用无限生命激情构筑起的魔幻与绮丽。

今敏一生共留下了4部动画长片、1部动画短片、1部TV动画、为数不多的漫画单行本，和制作进度将被无限期推后的《造梦机器》——一个动画新梦的雏形，以及再无法得到回响的遗憾和惋叹。十多年过去，今敏的作品在反复品味中愈发呈现出历久弥新的独特与珍贵。我们沉浸于其作品中现实城堡之上升起的想象气泡，也在试图触摸气泡的瞬间感受到刹那破灭的锋利。

今敏动画中的角色，总是在无休止的奔跑中，努力追寻着些什么——一把失而复得的钥匙撬开的回忆涌流，

一场无数次倒带重来的梦境，一个镜像中反复挣脱而出逃的自己，一段爱，一份执念，一种生命的奔赴，与伴随期间的重构与新生。今敏在一路狂奔的创作中走到生命尽头，我们仍愿意相信他的短暂出走，只是如《千年女优》中的千代子乘飞船而流浪宇宙，又或如《红辣椒》里的Paprika，永久闯入了你我的梦境。



▲梦境中的红辣椒

他只是走出时间，但从未从梦中离开。

CHAPTER1 鬼才版的创想

当你在搜索框中输入“今敏”二字，词条里总会出现一些有趣的争议——关乎他的镜头设计、精巧叙事、细节伏笔，是如何引发影视界的狂欢，被众多小有名气的后来者致敬。

从《黑天鹅》里与虚幻对手竞争的设定，到《盗梦空间》中破碎的镜幕和颠倒的城市，你能在众多著名作品中窥见今敏的影子，也彰显了其作品拥有撬动光影世界的启示力量。

经受过今敏强烈个人风格化作品的洗礼之后，你不得不叹服于其鬼才般的艺术创造力和狂放到几近溢出的视觉掌控力。通过精妙的转场、丰满的跳切，他能精准地隐去现实与幻梦的边界，完成两个世界的无缝对接。相似的场景与相同的动作之间，常常被极度密集的过渡所填充，这种短时间内释放出的高浓度信息，常常很好地勾连起故事的多重维度，实现烟火升空爆炸般的绚烂。



▲未麻与倒影

《未麻的部屋》中，女主角未麻倚靠在下班晚高峰的地铁上，车门外快速闪过的倒影中，她惊恐地发觉那个无法为己所控制的分裂人格，是如何一步步侵蚀着自己的初心与纯粹。而《千年女优》作为一场跨越历史与记忆的重逢，今敏在片尾呈现了千代子奔跑、回头、转身等一系列连贯动作，他将每一帧的千代子都还原为不同时间点里的模样，于是这奔跑到道路另一端的路途，实则也是人生的旅程的再一次回顾与完满。

除去动态的视觉魔法，今敏对静态空间的搭建也精细到了惊人的地步。在随笔集《我的造梦之路》中，他毫不掩饰其“细节狂魔”的追求：“一边思考‘物品’究竟为何放在房间中的，一边一个个画下来。并不是画画的我，而是房间的主人将东西摆放在了那里。物品经过房间扫除和整理，最后被安放在了某处。”细节构筑起的环境与角色形成默契的互文，于是那些混搭的色系交织出一个无措的内心，封闭的墙角虚虚容纳着一个脆弱而无处安放的躯壳。

“未麻的房子，我已经去过几百次啦”。
想必这画中的世界，今敏也已出入过千回。

CHAPTER2 永远身处追寻中

今敏的叙事创作同画面中的人物一同奔跑，朝向他所执着于的“打破第四面墙”的原始冲动。

“元叙事”这一概念延伸自文学世界中“元小说”的概念，关注“对叙事的叙事”、“对创作的创作”，关注作品内容被创作的过程本身。今敏作品中不乏此概念的绝佳实践，在其早年漫画作品《OPUS》中，作为漫画家今敏身处的现实、《OPUS》里漫画家主人公所处的现实、以及“画中画”的主角所处的世界，三者交汇构成了叙事的完整体。三种现实里的跳跃和抗争，总带有一种出离俯视而后自我发现的意味，

在这个层次之上，故事嵌套也是今敏惯常使用的手法。“剧中剧”的嵌套，让未麻陷入混乱的自我认知，也让故事延展出新的解读可能。人们必然会忆起在《未麻的部屋》片尾，被未麻从车内后视镜所凝视的恐惧——“我可是真的哟。”一切嵌套导向对所有叙事的颠覆、重构、阐释和质疑，也让影像文本在坍塌中抛出强有力的回声。



▲三种现实的混合

今敏期待观众通过关联“我正在观看/被观看”这一体验，反思自身的主体性和在场性，能够触及《楚门的世界》中世界尽头那面模拟地平线的高墙，踏上通往出口的台阶，感受大门敞开时，现实光芒的刺眼，和风吹动衣角的复活气息。

我们都共同期待着，那样一个在冷雨中仰面张开双臂的时刻。

CHAPTER3 梦境任意门

现代生活是真空的，超现实主义是将梦拷贝至现实的最佳数据线。仿生人或许不会梦见电子羊，但挣扎于现实中的我们可以轻易闭上双眼便看见赛博庄周仍梦蝶。

今敏将具有更高灵活度的动画作为梦的载体，作为模糊一切界限的魔法，用高超的蒙太奇技术与无尽的想象力，将梦的概念具象化地漫灌于影视历史中。

《未麻的部屋》将现实对照起荧幕，《红辣椒》在现实里嵌套梦境，他大胆要求人物冲破幕布、角色跳进画框等行为一遍遍洗刷着观众对于“真实”的认知——我所看见的就是真实所在吗？还是某个上帝视角所创作出的、希望我所认定为真实的“真实”？

回到那个著名的问题：“我如何确定我所处的世界不是梦境？”这一精神理念在今敏的动画中指向一个人类自惊奇而始的哲学母题——什么是存在？本我又在何处？

我们看到时刻笼罩着作品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红辣椒》中一场盛大的玩偶游行，让热衷于援交的少女、虚伪的拜金族、贪图名利的权贵、行尸走肉的上班族，都被强大的梦境意志所统摄，高唱欢歌、摇摇晃晃地走向自我毁灭的极端。当你发现这样的万般荒谬扎根于现实，我们又将如何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

今敏的作品惯以“成人向”著称，他从不避讳那些血腥、暴力与残酷的审视，却又总能在冰冷的锋芒中，挖掘出人情和信念的温暖。那些对真情的坚守、对希望的期待、对梦想的执着，为你我留下一丝“仍可重新爬起”的慰藉。

荣格曾言，“在梦中，我们将类似意识的东西当做原

始夜晚的黑暗中更宽广、更真实、更永恒的人类居所”。

今敏以几近狂放的想象力，掀起动画世界的疯狂与混乱。他抛去逻辑建构起的安稳，假托于虚妄、疯狂和幻想，去追寻那些剥离了尊严和粉饰之下，更纯粹、更真实的本我。

只有当自己开始被打碎，觉得一切变得混乱的时候。我们才会认识自己，对抗自己，并再次接纳一个新的自己。

“人常言‘十年一昔’。十年的长度，将社会、个人、文化和回忆打成了一个大小刚好合适的包裹。”这是今敏在《泡沫十年》里留下的话语。

距离他走出时间，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我们还挣扎在什么当中？还在苦苦追寻和期待些什么？我们把进度条一遍一遍拉回最初的起点，把包裹拆开又重新封起，试图沉浸在梦中不愿醒来。

我们在梦境中发现现实的倒退，也在日常中发现希望的向前。

这是今敏留给我们的，无法回头便要无愧于心。

—

我要怀着对世上所有美好事物的谢意，放下我的笔了。

我就先走一步了。

十四年后，他的梦依旧与所有人共享。



作者叶晨灏，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传播学本科生。



那天 你看到了 什么

| 栏目 · 波动

10 葬礼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11 图集 | 漫游在北京

A full-page photograph of a sunset over the ocean. The sky is a gradient of orange, yellow, and blue. The sun is a small, bright orb on the horizon. The ocean is dark with white-capped waves breaking onto a sandy beach in the foreground.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mage.

我们在挣扎，在死亡为名的泥沼；
我们在向往，在浪漫为名的太阳。

葬礼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结束的故事，
更是关于开始、关于变化、关于在失去中寻找意义、关于在哀悼中重新定义生存的巨幅画卷。”

记者 | 陈锡睿 谭越 尹双 曾小诗 王芊君
美编 | 郑婉清扬

在我们真正经历葬礼之前，会以为葬礼是纯粹情感的海洋，泪水交织的私人悼念。然而，亲历那一段旅程，你会发现，葬礼——这场生命最终章的典礼，远比想象中的更加多样。它是一幕幕交织在礼制枷锁下的亲人的真实挣扎、是生者微妙互动的社交场、是在告别中寻求生命希望的延续、是亲人离去后内心绵延的思念，也是记录下死亡观念与仪式如何随时代变迁的纪录片。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结束的故事，更是关于开始、关于变化、关于在失去中寻找意义、关于在哀悼中重新定义生存的巨幅画卷。

被困住的亲人

小龙的父亲是突然重病的，父亲离世时，他18岁。父亲的葬礼对小龙而言，是一次成年人的挑战，计划中的他本想肩起责任、为父亲操办葬礼，可事实却相反。

赶来吊唁的人总是猛地掀开小龙家门口那块白色门帘，草草扫了眼坐在门口的小龙后，便迈步进来了。葬礼第一天，小龙一直坐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若有人进来，他要让别人一下就找到说“节哀”的对象。这是他被主事的叔叔安排的“工作”。其他安排中，有人联系饭店、有人预约火葬、有人数着纸钱，大家都如发条上弦般不停歇，小龙却只需要待在自己的椅子上。他看着忙碌的大家，一瞬间感到自己像父亲葬礼上的一名“员工”。

“我本以为我会参与操办，但在别人看来，我只要扮演好儿子的角色就可以了。”在小龙的印象里，葬礼期间

他只需要聆听“该怎么办”，而作为逝者的儿子，他从未被赋予话语权。

后来，写讣告时，有人指导小龙“就这样写”；守灵时，有人告诉他“就跪这里”；送丧时，有人安排他“就走这条路”。一切都平平常常、顺顺利利，但小龙却感到自己被一条链子锁住了，游离在状况之外，以至于以后许久，小龙都没有已经送别了父亲的实感。“我不感觉自己好好送了他一程”，小龙这样总结自己的感受，随后他又补充道：“可这就是我应该为他做的。”

最后，小龙笑着给自己的表现打了99分的“高分”，但从他颤抖的瞳孔里，我们知道那1分，此生难弥补。无论他再如何就此安慰自己，在他心里，那永远是一个自己没能握笔画上的句号。

今年38岁的小美，心里也有一个不圆满，甚至有些扭曲的句号。

小美是爷爷唯一的孙女，爷爷突然离世，是她经历的第一个至亲之人的离开。

葬礼期间，小美在屋内沏茶倒水。宾客们纷纷而至，“结婚了吗？”是小美每添一次茶就要听到一次的问题。父亲匆匆走过，小美问爸爸外面要不要帮忙，她想出去。但爸爸看了看外面攒动的人，转头跟小美说：“你就在屋里吧。”

炮仗在空中炸开，人们悠悠地向着屋外的大棚走去，小美借机喘了口气。而一个陌生的男孩却被几人簇拥着进

到院内，他们吵吵嚷嚷，男孩成为了焦点。人们围绕着他、打量着他，给他别上了一条缀着红布块的黑色袖标，他们说“明天你就是他孙子，你来抱照片。”小美全身的血液伴随着疑问和恐慌翻腾起来，但她不敢冲出去，只能悄悄打听，最终确定这样一位从未谋面的远房亲戚、一个和爷爷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明日要以“孙子”的身份，走在送丧队伍的最前方。那时，小美感到自己的身体随着大脑一起，时而摇摇欲坠，时而鼓动不止。



▲送葬的队伍

次日傍晚，小美被隐入了人群中，送丧的队伍出发了。她看不到队伍的头，更看不到爷爷的照片。敲打的声音在遥远的前方开路，天色昏暗，几个瞬间她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最终的告别在第三天，小美已在情绪崩溃边缘。大家一个个磕头而过，呜咽声起起落落。小美终于走上前来，看到爷爷的照片，难过涌起。忽地，一个白发老人窜上旁喊道：“你没结婚？没结婚只鞠躬。”说罢便推着她的腰向下按去，“鞠躬吧，鞠个躬得了”。老人的嘴不停地说着，翻搅着小美同爷爷最后的告别。最终，小美对爷爷的所有感情，凝固在三个踉跄的鞠躬中。大哭声在照片前响起，人们拉扯着她，只当她是太悲伤。

“因为我是女孩儿，因为我没有结婚，”小美喃喃地说着，6年来，她一直责怪自己，“我很想给爷爷磕个头”。后来的每一次扫墓，就算小美磕了再多的头，也弥补不了那天的遗憾。如今38岁的她仍未结婚，她忌惮家中看不到月亮的夜晚，因为自爷爷离世后，家门前吹过的每一缕风，都让她感到更加寒凉了。

葬礼是生者的社交场

四嬛第一次参加葬礼是在她15岁的夏天，去世的人是她的外公。那天，正在上早自习的她被妈妈从学校里叫

走。她请了一天的假，赶往张氏宗祠。虽然早有心里准备，但在得知外公已经去世时，四嬛心里无疑还是伤心的。到了祠堂，给外公上了香，磕了头，就在他的遗照前坐着默默地哭。哭着哭着，四嬛突然觉得自己跟周围格格不入，整个祠堂里好像只有自己在哭。一路领着自己过来的妈妈说了声“你在这待着，有人来了我去招待一下”就不见了人影。不大的祠堂里，有舅舅忙着招待新来客人的寒暄声，有表兄表姐们低声聊八卦的唠嗑声，还有不认识的小孩在相互呛嘴，唯独没有哭声。对此，第一次参加葬礼的四嬛感到茫然和困惑。她想象中的葬礼应该是悲伤又严肃的，关系好的血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前来吊唁的亲友们也都默默垂泪，电视剧里不都是那么演的吗？在嘈杂的背景音中，四嬛慢慢停止了啜泣。

到了中午，祠堂前支起了十几张桌子，要准备开席了。妈妈过来拍了拍独自坐在一边的四嬛，让她去宴席入口处的桌子处帮记忆一下随礼的客人名单。初听到这一要求，她向妈妈表达了震惊：“白事还要收红包？”妈妈悄悄告诉四嬛，“白事摆席就是为了收红包，多少能回点本”。来吃席的人每家都得带上一个红包，一般都是几百块钱，同时主家也要给来宾回一份薄礼。

到了正式开席，宴席的菜品特别丰富，不仅有与牛猪鸡等常见的大肉，还有内陆地区平时很少会吃到的鲍鱼海参。说到这里，四嬛仍不住笑了一下：“我妈事后跟我说，席上的菜品越好主家越有面子，要是做得太差，外人就会说后辈不孝顺去世的老人啥的。也是一种攀比吧，我反正当时吃得挺开心的，吃这么好的机会可不多。”



▲葬礼开席

吃完席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请“道士”给逝者唱悼词，悼词由逝者的生平故事构成。四嬛老家的传统是，在“道士”唱悼词的时候，家属要给“道士”塞钱，表达对悼词的赞

赏和对逝者的爱戴，只有给到一定程度“道士”才会停止唱悼词。哪家给的钱多，就表明这家家族兴旺，对离开的老人孝顺。“大概得给个几千一万吧，我也听不懂，就光看他们给钱了。那道士也会看人下菜碟，看哪家富就管哪家要多点。”

最后四娘总结了一下：“可能是外公也算走得没有痛苦吧，是喜丧，所以整个葬礼都没有那种悲伤压抑的氛围，反正跟我想的挺不一样的。它更像是一场摆给外人看的仪式，还有点和别人比的意思。”

陆路对参加葬礼也有类似的感受。陆路的奶奶是在她上大学的时候去世的，知道消息的陆路坐着摇摇晃晃的大巴车回到老家，第二天一早跟着妈妈一起去了奶奶家。刚到那儿的时候，屋里很安静，陆路和表姐们坐在桌边沉默地等待着，谁也不敢说话，陆路在那一刻只怕打破那个庄严肃静的氛围。突然，一家许久未见的远房的亲戚赶来吊唁，在院子门口和陆路的爸爸叔叔聊起了天。屋外的吵闹打破了屋内的僵局，陆路和表姐们相互对视，都松了一口气，笑了起来。“可憋死我了！我都不敢讲话！”有个表姐说道。在大人的衬托下，孩子们都终于放松了下来，开始像平常一样有说有笑，大家都仿佛无事发生，就好像这只是一次日常家庭聚会。

前来参加葬礼的人越来越多，屋里也从压低声交谈变成了吵吵闹闹的样子。有的亲戚因为大声哭喊着走进屋内，惹得其他人都围过来安慰；有的是因为和其他人许久未见，一进门便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寒暄；有的来客只是最近瘦了、胖了，也能引得大家纷纷讨论。后事流程开始了以后，在不同环节的间隙，相互之间还会“忙里偷闲”相互逗两句乐子。“其实跟电视剧里不一样的是，大家当时没有想象中那么压抑，一直在一种严肃悲伤的氛围里，大家还是会聊天，会笑，好像看别人家的事一样。”陆路边回忆边说道。

在告别中延续生命的希望

“我跟我姑姑就像好朋友一样，她的性格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左左回忆道，眼中闪烁着怀念的光芒，“她总是那么乐观，那么不拘小节，总能带给人快乐”。因为一场意外，左左的姑姑突发脑出血，却被送错了医院，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就这样成了植物人，一躺就是四年。

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如同一阵突如其来的寒风，让亲人都染了风寒，久久难愈。但在他们心中，也有一种说不出

的解脱感。对于已经长期是植物人的姑姑来讲，这样的结果或许“不算差”，家人们互相宽慰，说她是“有福之人”。葬礼那天，天空阴沉，乌云也在为这位逝去的年轻生命默哀。亲人们聚集在灵堂，而灵堂中央，姑姑的遗像被鲜花环绕，她的笑容依旧灿烂。



▲ 子女守在灵堂

“我姑姑小时家里边儿开厂子，她想吃什么，想玩儿什么，想要什么，家里都能买得起。她跟我姑父结婚之后，也一直过得挺幸福。对于姑姑来说，这场病来得太突然，过程也太漫长了。家里人说：‘如果她醒过来，到时候两个孩子也长大了，以后结婚无论是面对买房、买车的压力，还是婆媳之间的相处，难过的坎还多的是呢。她在三十多这个年纪离世了，其实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不用经受父母离开的痛苦，突然就离开对她来说也是一种福气。’”

亲人的话也不无道理，可是左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但我还是觉得生命本身是有意义的，人如果不是选择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就证明对生还是有希望的。希望存在的话，如果被意外或者被疾病剥夺走了生的权利，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葬礼之前，左左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姑姑生前的日记本，那是一本封面泛黄，却充满了岁月痕迹的珍贵之物。她轻轻翻开日记本，每一页都记录着姑姑生活的点点滴滴，读着姑姑对生活琐事的描述，还有那些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她觉得好像每个文字都重现着姑姑的音容笑貌，细腻的笔触传达着坚韧的生命力量。

翻阅着，左左的心中忽地涌现出一个强烈的念头：她要把这些故事，这些情感，这些姑姑生命中的美好瞬间，以及未完成的遗憾，写成一个剧本，在舞台表演中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她对生命的希望，让她未来得及实现的种种祝愿能够以这种方式得到圆满。

左左本就是广播电视专业的学生，写剧本是专业训练的常态，但她却并没有立刻着手创作，似乎有所迟疑：“我目前的能力还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呈现得特别好，如果囫圇吞枣地制作，只会是对这一段记忆的玷污。当我有能力把它做得特别好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呈现它。我们都说镜头像笔一样，可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通过它把自己的记忆给影像化、活化，希望大家能看到我的记忆、姑姑的记忆，能认识到何为死亡。”

谈到死亡，左左深吸了一口气：“死亡这个话题提起来好像特别深刻且神秘，但只有我们直视死亡，知道我们每个人终究都会离开、我们当下能做的只有珍惜眼前人，这样才会给身边的人给予更多正向的回馈，才能懂得生命的课题。”

葬礼上，左左用手掌一遍遍摩挲着日记本已经翘起的边角，这场仪式既是告别，也是启程。她知道，尽管姑姑已经离开了，但她那些对未来戛然而止的憧憬将通过她的创作，化作一行行字、一幕幕表演，得以延续。这是一种充满希望与力量的永恒，她相信，这不仅是姑姑生前所希望的，也是她能够给予姑姑最真挚、最深情的告别之礼。

亲人逝世是一场余生无尽的绵绵细雨

陆路的奶奶生前大概七年的时间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被困在时间里的老人失去的不只是记忆，还有与子孙们深厚的情感联系。那些温柔的拥抱、深情的交流，甚至是那份纯粹而无私的爱能力，都在这疾病的侵蚀下逐渐模糊，直至消失。这曾让陆路的父亲和叔叔姑姑痛苦不已，到了后来，甚至连见一面都会变成大家情绪的触发器。此刻的屋子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一片沉默和肃静。他们一定很埋怨奶奶吧，陆路心想，多年的埋怨在她走后终于得到释怀和解脱，他们再也不用痛苦地面对那个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的人了。

“我爸经常说，他是一个心很硬的人，奶奶的葬礼上他没掉一滴眼泪，没发出一声哭声，从小到大，我都觉得他的情绪和悲伤、难过是两极对立的，他永远是刚硬的、暴躁的。”直到终于奶奶下葬的那一刻，在葬礼主持人最后的“指挥”下，大家的眼泪终于决堤，陆路的爸爸和那些早已历经风霜的长辈在那一瞬间又哭得像是回到了童年，“妈妈”“妈妈”地叫个不停。

下葬返程的路上，按照习俗家属们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生者不能回头看，逝者却早就活在了从前，或许两

代人之间本就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陆路看着父亲不曾停止前行的脚步，而他的母亲却一直停在了他的身后。等他也停下脚步，看着自己的背影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被他留在了身后的他的母亲。



▲ 葬礼上常见的菊花

康子发现奶奶的离开没有使这个家庭笼罩在悲痛的阴霾里，但是思念氤氲环绕，从不消散。家庭成员的生日本来是家人们聚在一起的机会，但是大家从来没有为康子的姑姑庆祝过生日。“奶奶去世那天是姑姑的生日。有一年我大爷悄悄包了包子送去她家，她看到后嚎啕大哭，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提这件事了。她内心是很愧疚的，为什么自己的生日正好是妈妈的忌日，她会有负罪感在里面，这种负罪感像木材开裂一样，顺着纹路自上而下，完全的贯穿在她的生命中，就算这件事根本与她无关。”

当你真正地经历一位亲友的死亡、一场葬礼的操办、一次匆忙但确实最终的送别、一个人在你生命的故事中消失时，现实也许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无论是落差、是反转；是平静、是剧烈；是孤独、是相伴；是瞬时、是绵长，都要像看一个风铃在阳光下折射出的光影那般，接受它的变幻，接受它的响动，接受它带起的涟漪，也接受它终会归于平静。



作者陈锡睿，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生。

谭越，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生。

尹双，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生。

曾小诗，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生。

王芊君，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生。



槐树撑起胡同的冬春夏秋
几声鸽哨化作平仄在枝丫上涌流
门墩的年轮随着岁月步步走



BEIJING

高高的城楼方方的天
几只鸽子飞入檐
听着蛐蛐儿配小曲儿
还能吆喝个三两年





在一座永恒变化的城
街边的人
又是为了什么而停留



春风呼号地揉乱了天空
又呢喃着 叫醒了麦田的垄
京韵的鼓在楼上奏唱
行人匆匆
别要忘了你曾经的梦

瞭望融媒体工作室

瞭望融媒体中心是一个由一群活泼可爱有想法的北师新传青年组成的融媒体中心，其中包含官微、官网、《新外大街19号》杂志、视觉影像中心、总编室五个部门，瞭望新外19号是瞭望融媒体中心原创内容的发布平台。瞭望融媒体中心立足社会，放眼世界，着力内容生产，努力把自身建设成有理想、有温度、有内容的新型融媒体中心。



新传官网

嘿，你都想了解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的哪些方面？是学院动态、学术科研、最新通知，还是有关我们的方方面面？点击进入官网各具特色的栏目，所有你要的干货就尽在眼前啦！



瞭望新外19号

在新外19号，和大家一起看世界，文化知识、光影新传、新鲜观点.....你想要的样子新外19号都有！在新外19号，带你理解社会、瞭望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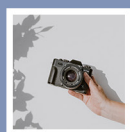
《新外大街19号》杂志

《新外大街19号》杂志通过深度报道、社会调查、数据新闻和人物特辑等新闻版面传递一手资讯和深度思考。杂志一直坚持“洞察真实，体味百态”的办刊理念，致力于打造有深度、有温度、有态度的媒体平台。



新传官微

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官方微信，新万物之百态、闻世间之真理、传薪火之温度、播光明之希望。想要了解学院最新动态，就来最有人文温度情感、最新最快的瞭望官微吧！



视觉影像中心

视觉影像中心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瞭望者”部门，始终秉承“镜头凝聚真实，内容传递态度”的工作理念，坚持记录属于北师大新传人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出品：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瞭望融媒体工作室

新外大街19号杂志社



官方微信



瞭望新外19号